



説

鈴

14
347
16



門呂
號343
卷16

果報聞見錄

古鄧楊式傳雪崖著

活婢全擊

順治壬辰年海賊圍漳州數月斗米至六十金民相食人肉價湧
貴守兵每放若干人出城例雷肥者殺而食之孝廉謝鴻奇携家
出城夫婦相商無可棄者惟一婢年十四與一歲女孩可商去雷
再謝曰婢無父母八歲依吾至今日不忍棄寧棄吾女遂置女子
地殺呱呱不絕是時同謝出城為兵殺食者甚衆獨謝一門無恙
而遺姊一人未至少頃抱女孩來云頃見女孩在地兵指曰是呱
呱者為肉幾何汝持去姊急携之出城骨肉十四口相聚無一缺
者謝後登戊戌進士

果報聞見錄

神罰凌遲

康熙五年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舉人李司鑑積惡詐人連殺三妻
問罪抵償監候處決一日解審過市中忽奪屠刀登城隍廟戲樓
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朶即自割兩耳
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批手本簽告示寫書帖詐人錢財令去其
指即自割二指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婦女令割去腎囊即
自割擲樓下自己活活凌遲而死事見邸報

刀筆之報

康熙三年九月法師施亮生設黃籙大醮於蘓城圓妙觀是月念
九里人鄭大勳夢一牛跪而乞命自言姓殷明日當死刀下今有
真人建醮惟君能活我天明果有牽牛入屠肆者牛見大勳四蹄
俱跪遂約同社捐金買放社友周德新是夜夢黃衣人拜謝自稱
毘陵驛前殷國禎以刀筆害人罰三世為牛今賴道法解厄且得
度矣同里鄭士敬先生親見而為之記

禮懺不誠之報

崇明張洪時偕玉皇會康熙五年秋禮宥罪懺於家張之祖父魂
附張之媳呼張云汝為我禮懺上帝非但不宥我罪且欲加汝
以殃張驚不能語時有同會徐某在旁問曰洪時懺會安排甚謹
何故罪之鬼曰彼借禮懺為會友招親計耳瞻禮天神之地鼓
掌談笑罪莫大焉徐曰僧道禮拜功過如何鬼曰夾人持誦誠心
費財論功必歸之主者論過必歸之持誦者久之乃甦

文官好殺之報

許某于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是時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已剃髮而鄉村尚未知功令也適擒長髮十四人至實皆愚民非強盜也許某以盜申詳上司盡殺之殺之時為正午刻恰于是日許某家眷到署中途遇大盜盡劫行李殺男婦恰十四命亦在午時許某口述其事于諸生黃薦時黃受教職粵中也

武官行善之報

金光前正黃旗代子也起身戎伍目不識字然見善必為訓戒兵丁不妄殺入不淫一婦不擄一物不燒一屋其妻龔氏識字誦經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聞具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辛丑夏還京駐節錢塘江千金忽示疾龔為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作轉

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為龔大笑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妾與金公偕行矣稍遲為公畢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而逝龔遣使靈隱求為兩人秉炬併燭飯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卧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暮覺身稍倦倚棺而眠少頃醒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全人夫婦之報

蔡公諱啟傳號崑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妾妾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為尔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即裸被卧其夫家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令不汝較繳券即付金卒亦惶遽感動

交券辭金公乃命轎舁婦還其產即以三十金為贈然後歸後夫
人即舉子公亦及第

三還中式

陸孝廉諱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己酉夏至虎丘見一幼兒啼
爰問之曰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為大兵衝夫陸即裹糧送往時
僮尸滿道步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
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
又館于他邑一日歸忽有館隣女婢泣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
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
中拾銀一包特畱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場中閱至陸卷仿
佛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房師異之即中式

圓融火化

圓融大師蜀人也少曾為兵性不喜殺見行伍中有妄殺者必救
之淫人婦女燒人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為僧順治間掛鉢武林之
金剛菴陸沉衆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
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六聚衆設齋勸以積善念佛執香別衆道
命燼骨不必塔葢當雜以麥塵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
脫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熾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
脫

承言

康熙八年六月蘇城過街橋店項德甫有二豬索價二兩五錢
未售十五夜忽聞人言吾兩人以犯淫至此今當就戮矣趙夫婦

初疑為街上人語細聽救出縉園怪之決意速售十六日一豕復
作人言今中元地官赦罪圓妙觀建黃籙大醮吾兩命若得免死
同到西園修行去一豕曰吾願往園墓趙益狂駭事遂宣傳其鄰
汪俊思以銀一兩六錢買而放之十七日許孝酌舉友府橋親訪
得實

俗尼犬報

徐氏女於澣墅開徐家橋焚修積募緣銀七兩為其姪聘婦夢大
士責之曰汝既為尼敢將布施淨資供俗家之用罰作犬于七日
徐驚覺私告所親在疑信間偶入市一癡狗突來啗其足視之一
無損傷逾日又入市聞鼓鉞教腹痛仆地口作犬吠信信不止斗
號七日備諸苦楚而死康熙五年臘月事穹窿山朱選科述

灰中佛像

常熟浪澄新庄菴相近有陸家婦二十而寡至康熙三年甲辰年
六十七去世平日持齋念佛與人無競之後親族化其一衫一裙
火氣既絕掃灰入棺忽見金光透露灰中儼然有佛像焉一特驚
詫頃刻聚人千數無不親見像漸增多數之整整十尊焚香膜拜
者徧滿田間

衣上蓮花

常熟小東門外鄉間有寡婦張姓奇窮苦守一心念佛却不揀淨
穢即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裙一條即其平日所
用曾無替換病時用以襯體汗穢不可取拋之河中即見蓮花朵
朵五色爛爛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將裙送

相近菴中作佛座卓圍至今在焉順治年間事

冥戒重利

嘉定縣趙吉士于順治二年七月初四日避兵蘆葦中先有二百餘人在焉兵至被戮獨吉士食糠未盡明日復甦但苦蚊蚤啣逼又飢不能忍欲取帶自絞而無力朦朧見土地場之曰汝將來壽長何苦輕生明早即有人救汝但日後勿放四五分重債其間極怒重利盤人明晨果有相熟老嫗來急與人扶歸得生時年二十六歲家道漸富謹守土地之語輕息救人今已五十六歲矣

放債延壽

常熟縣朱姓者放債致富忽一日見已故之僕至前驚問之答云吾奉陰司勾命之後吾主姓名現在勾中因受主恩特來相報可

速料理家事待他處勾完一月後將同去六朱念一子甚幼而諸事未了遂將田地一半給親族諸債中有一不能償者還其文契能償者亦不取息為子延壽計靜以待命一月後其僕又至曰其間知主人還券事已增壽免死但吾洩漏天機將歸受罪遂不見此

康熙初年事

二錢舊逋

康熙癸丑春常熟橫塘屠戶劉七買一豬價止一兩無暇操刀倩人代之夜夢豬變為人謂之曰汝若肯還一兩二錢我債已完可得人身今少他二錢人要投豬還之且汝若自殺我止吃一刀之痛奈彼不會用刀多吃三四刀之痛又托夢賣豬人曰汝賣我銀一兩尚少二錢我今要換一次人身不多時就命終仍要做豬還

汝二錢賣者曰我不要汝還矣豬曰汝雖不要陰司那許我不還
汝做不得主但賣豬殺猪俱罪過勸汝勿做此營生何如兩人互
述其夢誓各改業

逆婦小善免死

常熟西北區有逆婦素悍慢罵其姑一日婦方切菜見姑在前即
指罵曰恨不得即以刀斬爾頭俄頃雷電大作雷神提逆婦髮擲
跪庭中霹靂一赦其婦眉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即死鄰有請
仙者或叩以婦事仙云婦素不孝且有以刀斬爾頭一語故遭雷
擊或又問不死之故仙云其夫好打鳥銃其婦屢次勸止一念好
生故得不死使為廢人倖矣此順治十七年事

天誅逆子

常熟西北區逆子某于康熙元年五月念三日在田插蔣伊母向
住女家是日偶鄰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為黍款雷臨去以米幾升
送姑隨囑還行勿使爾子見之途中母子恰相遇于便發與指
米為盜母置米在途子竟携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散大震此人
駭甚囑妻將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提母至家口含母乳而其身
已擊死矣

天赦孝子

吳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汝風業明日當遭雷殛吳以母老乞
救神曰受命于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清晨向母云免將他適請
母親暫往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雷聲聞吳使母閉戶自出田
待罪後雲氣開霽吳急歸視母猶未敢告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感

天已赦風惡

放生善報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之錢每早起持
帚掃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忍饑掃瑜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
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
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
品服生曾孫洽萬曆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葵康熙
癸丑會元狀元

放生免死

康熙十二年五月衢州張龍甫販布得利數倍還經龍游見漁人
手持一魚張欲買放身邊銀已用盡呼船戶柴一取出船底第六

號包內有銀十封張以銀二錢五分買魚放之柴一箇之同伴詭
言今日柴一生辰辦酒邀張大醉縛擲水中順流約數十里值數
漁舟方下網見有物流急收網起乃一死屍內一人駭曰此即午
間買我魚放生者解縛見胸微溫救醒張述前事方欲報官見一
船自上流至漁人識之同衆擒住柴一同伴無一得免解斬于市
龜報恩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一大龜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
漁人窺見多銀夜即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高跪乞命盜縛
其手足投浦中即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
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龜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疑盜即漁
人龜遂順流下衆隨之至百龜所龜沒水中而漁舟尚在分銀巡

兵悉擒之追出銀共四百餘兩不失一厘解盜松江府問罪商因舟子小僮被殺難歸求太守起批知會同謀漁人立斬無一得脫

犬報德申寬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鬼一店家譚天欲烹商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沉舟于河欲殺商求全屍乃以衣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沉之于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帝號不止犬又入水口嚙入袋稍起舟人群挈之解開救甦商言其故亟控于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為質證者然盜皆梟斬無一得脫

義鳥亭

宜興陸某遠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雪寒淫之時取米穀散布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一雉家以逆黨陷之公衙門嚴訊時械係共千人衆詞積案忽百鳥亞庭喧噪震天及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群鳥始散問官驚異刑訊陸之讎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鳥亭于郡中以識其異今在毘陵城中

五聖廟遊路

康熙三年四月間吳淞所一守鎮官有銀三百兩放與一人其人持本利來還還訖即去鎮官適為一友招飲畱一童子守門同營旗校即殺童子取銀事露將弁審問既殺人盜銀何不走去校云曾走三次其地有五聖廟本在一處不意昨夜走去之路四面

有廟橫亘于前竟夜狂走恐不能脫蓋鬼魂繫隨不放也銀還鎮官校即梟斬

穩婆墮胎之報

崑山穩婆范氏專為人墮胎未及一年一家十一口俱患異症相繼而死范忽夢四青衣執牌云拿墮胎首犯迷得疾日夕叫號告隣人曰今日方知淫殺二業最重大家女婢為主人逼逼主母姑忌必欲墮胎更有閨女孀婦失身懷孕尼姑亦所不免或兒女太多或生產艱難俱來尋吾只緣貪財故手害多命吾做得幾何家事替別人造如此惡業凡用吾者若非子孫滅絕定是家業凋零俱不得善報只有好善人家不用吾幹此事俱富貴昌盛吾死後無數冤對來尋悔已遲矣言終而死順治初年事

溺子女之報

歸氏長洲人曾淹死兒女四人最後懷胎過十六個月不產蓋鬼胎也醫禱百端俱不效卧病經年乃死死甚慘康熙十四年初夏事

枉死城寄信

鎮江人張大寓居揚州康熙七年五月病死凡閻羅王王曰悞攝矣汝既到此可寄一信于陽間命鬼卒引游一城區曰枉死見有衆鬼拖舌尺餘云自縊死者也日日到此將長必受上吊之苦見有衆鬼身腫衣濕云投水死者也見有衆鬼或無頭或斷喉或七孔流血云自刎死服毒死者也每至本日某時各照生前死法苦楚萬狀諸鬼相謂曰吾輩在生時謂一死了事不意受苦如此悔

恨無及張夫曰此輩何時重得為人鬼卒曰不能矣大凡閻羅殿前托生為人者十分難得好個人身却為罪人之具在陰司負冥王一番注生之恩在陽世負父母三年乳養之德一人自盡結訟連年帶累四鄰凶身苦主俱各破家閻羅王最怒此輩判入畜生道不容易得人身也看畢來復冥王王曰汝回陽世可述此勸人大教拍案忽醒

利死索詐之報

常熟新橋丁某妻認義緊隣朱婦為女一日將猪賣去謂猪圈已空令朱養猪其中而私賣之得錢三千朱索之不得日相鬩作投井以懼之丁罵其妻妻次早投縋丁與其媳見之不救但往隔壁搶朱氏物約妻命已絕擒朱夫婦縛死人足鞭之官以自縊不償

命而朱已破家矣未及一年丁媳忽言頸上不可過鬼魂附之自搥自罵曰汝見我未死忍于不救汝不要我活我肯容汝活乎遂死康熙九年事可見人雖氣極尋死無不望救况有以死嚇人每每弄假成真可憫也

污穢厨竈之報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三媳云余今已為金神宰臚侯從者頗知其間事余家無大罪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嘔瀉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即上竈竈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疫症猶幸修醮少解其愆然污穢竈間之外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果

觸犯雷神之咎

崑山朱裕先居于鄉一日雷雨大光燄室暈地如夢有神曰汝妻產月未滿帶污犯竈以此奏聞天曹罪應震死因汝曾勸善建橋姑恕免死康熙戊申夏月事也

棄經雷擊

嘉定西門外三圖楊巷徐氏子年十八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白日震死里人無不驚訝謂其素行淳厚而慘罹天罰豈其誤耶忽見雷火颺發燎去其雨鞋之小底現出金剛經幾行方知徐氏子以金剛經糊作鞋襯故也

慢經失舉

穎上高天佑同二生赴金陵聞雞鳴山寺守源禪師有道行齊往

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楞嚴經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此榜放果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至州守

偷佛靈心抽腸

趙一嘉興人好賭致貧無以為生慣偷佛靈心一日腹痛至田中大瀉脫肛忽有一犬過其前見肛門拖在外犬以口咬之而走大腸盡出立刻慘死夜托夢其妻曰吾死已入無間地獄佛本慈悲奈護法神震怒有此惡報矣

毀佛焚死

江寧樊長子專盜銅佛一日盜一漆金佛陰計可得金六七兩有人厚價買之不聽乃自毀爐熾炭一日夜下金不及兩許三日三

投于火復得一二錢甚恨因飲大醉巷表卧不知爐中爆火入于
綿襖至灼膚而後驚起衣帶不及解編體焦爛不勝痛楚有人教
以爐灰篩末滲傳痛定而奇癢日沃以沸湯皮肉脫盡至見白骨
猶手扒搔蛆蟲滿床洞見五臟而死長子妻賣爐內餘沙其人鎔
出好金如長子陰計之數

勸惜字紙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不知敬惜字紙康熙
八年壽五旬矣尚不知改忽一夜夢人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
曰文昌殿堂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
字不敬人旁一人唱曰知未遂驚覺自悔無及述夢勸人未幾卒
無子

還金救子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在江浦人携銀五十兩赴縣完糧
遺于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
人俱溺水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吾銀且將此銀做件好事遂
呼漁舟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
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念而兒子得
免于死天道昭昭報最速矣

還金冥救

筆賈卜某康熙十年臘月念五日從外歸見其妻以肉食款一內
親乃卜素所憎者怒傾肉碗案上供玉皇紙馬肉汁汚焉明歲從
一書館買筆出拾銀包一個急入書館遍問無失銀者忽見一人

跟搶而至云頃間賣肉失銀卜盡還之至秋卜生一對口瘡垂危
朦朧見縛至官府堂上將一簿擲下有字云某月某日斬觸犯聖
駕犯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跪下云保卜某者問其姓名
答云賣肉朱三也堂上判准放出驚醒其瘡已潰尋愈

假銀雷殛

無錫彭某曾在南山用銅為假銀二僕助之順治十年癸巳夏主
僕俱被雷殛死三尸卧河濱身形腫脹紫黑青紅種種慘目見者
驚相告云

假銀折壽

崑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毅然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至
嘉定買棉花幾百斤歸後客商以銀別處買貨識出欲訟主人
主人追蹤至張家求換張不肯認主人夫婦號泣而去未幾張夢
神人責之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為此供刑祿成壽矣
張竟死年僅踰四十能文之子亦早歿順治年間事

惡口爛舌

常熟西門陸某妻張氏慣能捏造是非挑唆口舌受其毒者甚多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同夫夜膳忽自捫其嘴曰痛極那個割
我舌頭其夫曰又來見鬼舌頭不在口中耶張氏痛不能忍上床
而睡呻吟不絕次早夫呼大母夫視其舌已爛矣漸次吐盡爛塊
而死

罰咒拔牙

青浦李友梅好談閩閩極下賭咒曾借李敬雲銀三十兩未還敬

雲身故孤寡狂索堅執已還賭咒云若我未還說還當遭拔落牙齒之報不半年病傷寒發狂語曰我一生談人聞聞且騙人財物虧心賭誓今鄴都楊老爺差役來拔牙齒矣隨以手握去門牙三枚備現慘狀而死康熙十四年四月中事也

戒食牛報

秋浦優人合班做戲登舟將歸忽有自後呼之者視之則其鄰也優曰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游甚苦欲附爾歸優素相熟竟使登舟間語久之問陰司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吃牛之人吉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優忽曰我從今誓不食牛話未完鬼便大哭優問何故鬼曰本欲附回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近不得歸不成矣踉蹌登岸優

歸述此事一鄉俱戒牛肉

偷犬報應

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偶有肥犬至其家其子打殺沸湯將燻之犬伏土復活其子不知也抱犬入湯被犬咬去第四指犬逃去無處尋其指用藥漸愈至二十七日腹中忽生小犬作疼指上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猪羊索命

陸寶用直南柵頭人貧無他業為人鼓刀凡角匪各店猪羊死于陸寶之手者不知其幾康熙十二年夏忽持刀自剗喉間旋轉其刀宛如殺猪之狀其家大駭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乃死臨終曰取鹽水來今有無數猪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木槌徧體

楓橋顏復初販賣壯猪因致富所宰猪不令氣絕以鹽水灌入猪心以木槌徧體槌之每日如此康熙七年得疾徧身痛楚令家人以木槌槌之少止又索鹽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自飲令家人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將死謂五子曰鹽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代飲三碗五子跪而飲訖囑曰我殺猪業重死即為猪汝等幸多作佛事度我言訖大慟宛轉如猪殺而死

淫寡變猪

崑山小漢即翹如向鄉農索條銀償以二猪翹如欠其內兄沈伯遠銀亦取二猪轉償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念八夜其弟即右式夢在猪圈邊過一男子曰我李某也生前淫一寡婦今罰為猪四

蹄俱白者是汝兄欲取吾償沈伯遠銀伯遠吾借也汝可說明此段因果切勿殺吾右式夢覺恰已執豕于牢矣即大米兄弟親送至安禪菴為放生猪至今尚在

持齋戒免受猪報

青陽吳六房家人吳毛平時持齋修善誠實不欺左兵渡江合家避去毛獨代主看守家產被賊七鎗而死家主來吳毛復甦曰我夙業當受猪身七次因今生齋戒念佛以七鎗散冤今佛来接引往生西方矣語畢合掌而逝順治乙酉年事

行善免溺

康熙甲寅冬大雪杭州江千人爭趨渡船皆滿載有一人後至至欲上船忽營卒撮其帽去其人即轉身追取渡船已開末半里而

覆死者無數其人幸免人詰其生平曰我惟勉強行善而已余曰此非捨帽乃天遣救汝也因與營卒酣酒結歡而去此范公諱承謨撫浙時事也范公因風濤淹溺者多建靖江亭每船人有定數不得多載今永為例

犬報

桐鄉縣烏鎮人家畜一犬每夜吠恐隣未至河南人家守宿一日主人呼犬嘗之曰我食汝而為他家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犬見夢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每夜往守償還其錢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至曉呼犬于前以十三文擊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誠遂卸錢往擲其家即不夜去矣未幾主人探女更深醉歸失足魚

池之內犬即號呼啣其衣拖上池岸跳至主母家前以首撞門主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攜火視之其夫尚卧池畔未醒也遂扶入室至晚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家中不戒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歸驚起視之則火發竈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還金之報

明鄭縣南鄉北渡有孫姓者就童子試晨起往陀山廟祈籤問府試取否行至眺江橋上見一包袱遂攜歸視之乃批文一角銀二百兩係奉化縣解府錢糧也生以告父父曰爾欲還之抑取之耶生曰錢糧解差身家干係何可不還父曰爾能如此府案必取何

用卜為生遂復至毗江橋伺之至晚見一人踉蹌而來鎖杻號泣
生曰汝得非失銀者乎其人曰我為本縣差解銀二百兩至府因
天旱步行負重勞頓天尚未晚暫卧橋上解包為枕及覺徑行到
城方記已無及矣遂自投到府主差押追賠妻孥皆死數矣生曰
汝弗懼我收在家即引歸還之差曰既蒙見還敢煩同往回官生
有難色父曰汝肯還銀官府必獎汝或因此獲取未可知也生遂
同至府失銀解差備述其故府主即起立揖生曰汝能如此願汝
世世榮昌汝歸肄業出案我必首拔是年府主即薦之入泮次年
補廩貢出除王府教授後四世明經三為王府教授一為府學教
諭至今書香不絕

奸尼之報

寧波府南鄉地名沙港口者有尼庵中小殿奉佛像前塑閻聖周
將軍像尼師徒二人棲其後順治年間雨中有鄞縣兩差因催糧
夜過其庵求宿尼拒之二差曰此地離城四十里雨夜荒僻必宿
此矣尼不得已且蔬食款之中夜竟入尼室各稱其老少奸焉天
將明方整衣出門忽見周將軍舉刀一揮二差同患頸痛行未數
里同仆于路行人驚掖之口中自供奸尼僧及周將軍揮刃之狀
言畢氣絕兩頸俱折遂報官收殮

誦經免刑

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輒冀上第偶至于忠肅公廟
祈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尚望中耶毛懼虔叩之公曰應大辟
耳毛又懇曰可得免乎公曰前生劫數無可逃也憐汝哀切可免

痛苦舉案上金剛經授之曰汝日誦之有驗毛遂日誦不輟後為
莊廷鉞史案波及問斬臨刑之前夜病死戮其屍焉

偷車變狗

湖州村民有父子操舟而往天竺進香者偶一夕泊村間其父見
竹林低簷之下有水車一具私與子言曰此車材料既佳製亦堅
固燒香四日與汝竊之子曰特來進香而乃竊人之物乎其父不
應迨歸仍泊此處其父必欲竊其子固止之而去厥後竟私往竊
歸子常見而憾之越二年父死失車之家輟生一狗見夢于子曰
我以竊車之故冥罰為狗于彼家一時失見墮入畜生今甚悔恨
汝可贖我子覺寤與母妻言之于是訪于失車之家果生一狗見
其子至跳躍迎繞其家怪之子因脩述其故因求贖還其家以既

有此因果在我家所係甚輕在子所關甚重竟携之去豈待贖哉
子歸備禮謝罪并償車價主人固辭正遜謝聞犬已躍入舟矣子
至舟中與犬言昔日拒諫之事且商所以待之犬則垂頭而聽似
有愧悔之狀舟抵家犬遽投河而死其子衣冠為楷葬焉此順治
初年之事

謀財之報

康熙初年武林有賣菜郎相貌平滿為人誠懇每日過一富翁家
賣菜其翁有三女而無子賣菜郎來翁在則與現錢翁出姬云且
待郎即靜坐門外候之不數報入窺探知是兩載餘姬偶問曰汝
家尚有何人答曰既無父母又鮮兄弟依以居姬曰汝肯塔
我家乎郎不敢應而心竊其言歸以告其叔叔曰彼家殷實豈無

良配而愛汝隻身貧賤者乎不遇殿言耳即不獲萌此念矣又一
日姬又問曰吾欲汝為僧何故不相奉也即述叔語姬曰婚配豈
可哉汝歸與叔商之次日叔率姬見姬曰貴宅欲以某姪為婿
有之乎姬曰有之我夫婿為子汝姑試實思得予之養耳叔曰
家貧無聘柰何姬曰求婿非求聘也叔大喜遂擇日就親娶其
長女翁婿夫婦極其相得不復賣菜矣三年長女死翁私與姬曰
女婿甚佳但日夕悲苦情何以堪今次女長成若別擇婿未必德
性如是即若別娶我二人無倚蓋再以次女續配焉遂復婿其次
女又三年而次女又死舉家悲慟翁又謂姬曰六年而喪二女情
益難堪今少女又長豈復是其姻緣耶姬曰業已如此蓋終與之
庶可偕老我二人亦得所託矣遂又婿其少女三年少女亦死翁

姬與婿三人方聚哭間忽一老僧入門化齋姬厲聲曰人家顛沛
如此齋僧何所望哉翁解之曰三女俱死老年孤苦皆風生冤業
也汝且留之坐我出市蔬齋之可也翁甫出門姬昏倦假寐夢此
僧語之曰爾夫前生舟人爾婿富商也齋重貨以客淮揚雇爾夫
之舟爾夫謀其命而取其財三女皆搭船之客爾夫恐其事洩賂
金三十兩故各陪枕席三年爾夫之財產皆爾婿物也何用怨尤
為姬覺而僧亦不見矣翁歸告之爽然若失遂悉以家業付婿使
其另婚翁姬偕往出家不知所終然此翁亦便宜矣

不淫之報

明郵縣陸世科為諸生時嘗館于烏鎮一富翁家時值黃霉令館
僮焙被館僮轉付使女焙之于主妾之房至晚夾帶主妾之膝鞋

而出世科整被見之拋之簾頂之上後偶歸家主人入館忽見帳
頂妾鞋即袖藏之不言迨世科歸館更深適妾密叩先生之門而
自操刀以隨其後世科問為誰妾低聲應之曰妾也世科曰馬有
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乎主人適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我自有一
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無恥必
自取辱主人見世科毅然難犯即應之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
既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先生無懼遂出鞋示之備述
所以世科曰幸我無私否則所主人之刀矣明日固辭而去主人
深愧之後登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是時人多附魏黨
公獨特立不阿以芳名終焉

厚道之報

朋鄆有兩書生與我冠博帶者五人同行中有一富翁偶爾洩氣
一書生詰之曰是誰曉曉不已富翁面有愧色一書生曰偶不謹
慎是我得罪矣富翁心感之同行者次第別去富翁隨此生徐問
之曰頃間洩氣似非先生而認之何也書生曰諸先生衣冠容貌
非庸庸者流偏此小失衆人佯為不知則亦已矣而救友欲詰明
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真仁人哉方今認恩推過者
不少存心如此當于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曾聯姻否對曰幾少而
孤與孀母處家貧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
以終天年足下不棄寒微小女敢備箕帚並請太夫人過舍使我
夫婦彼此有賴也書生歸告于母竟移家而就婚焉富人為延名
師教之後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人曰書生一事之厚即有此奇

過富翁善觀心相而得此佳婿人之處心可以刻博從事哉
為犬報仇

順治年間桐鄉畜差潘順溪者包糧為事凡軍需課役皆包攬焉
一鄉愚有田數畝潘為包管麥熟則索其麥未熟則索其未絲綿
布帛無不設法取之鄉愚不勝誅求飲恨日甚以致成病臨死曰
我必作惡犬噬之其家殮以黑毡帽紫花布袍青鞋未幾其子買
一犬黑頭錫身黑脚子亦忘其父之言矣及犬壯而差又來索其
子之物犬聞其殺躍出齒其腓不釋百計不能脫遂連人與狗置
之河中以為入水必放矣犬竟曳畜差至深處人狗俱斃地方聞
之于官且述此段冤報縣差妻自行收殮而埋其犬

炮警之報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警為業清晨買警不拘多寡生投沸湯中
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剖腸剔骨煎熬五味香及數家由
此獲利有年後忽染傷寒初日縮頸攢手足伏于床上數日伸首
爬窰宛如鼈形又一日爬于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噬人
將死爬至街市盤旋死轉曲盡警態來往觀者皆知沸湯炮警之
報也七日身體臭爛而死

奸處女之報

淮安吳祖上地方有一老儒常自追悔而誠人曰我年少時莊上
讀書相近有一女子色頗可人早晚間步常屬意于我彼此目成
一日女與余言爾我相思非一日矣我家人多不能如願今屆情
明父母兄弟必去掃墓我託疾不行汝可來一會我時大喜許之

是日至彼但見門戶為鎖我從壞垣而入見女獨坐遂相交媾情
濃興狂未免過暢女竟血崩而死我惶遽遁出旁晚父母歸見女
已死血流床席以為失血卒死亦無他疑我徐探無事然心終不
安秋間應崇禎己卯鄉試初場文字頗覺得意正欲交卷忽見鬼
持血褲將卷一拂滿卷血迹次日貼出矣壬午入場初場得意無
事以為神恕我矣二場完卷後前鬼又將血褲拂卷又復貼出乙
酉年復來應試頭場二場俱無恙我意以為鼎革之後前罪可釋
比至三場血汗如前自此之後自知罪重絕意功名貧老狼狽神
氣索然凡遇少年每每不諱且相勸戒焉蕭蔭雄言

枕經顯異

順治甲午秋伯父立可赴武林鄉試寓僧舍有客僧携經一色置

于几上伯父因天暑疲倦取經包枕首而卧纔合眼夢佛無數或
合掌或盤膝或修眉或袒臂或執幡蓋或持杵戟其狀不一遽驚
寤異之以語僧僧曰得非褻我三寶乎始檢視之知是諸經也伯
父素不信佛因此皈依敬奉焉

褻神之報

寧波天寧寺旁小土室桌上供半尺泥塑開聖一軀香火冷落有
兩少年乘其幽僻輒就龍湯事畢神降二人責之曰何物狂奴敢
在我前淫穢俱當立置死地同是袴而在斗于路觀者如市其兩
家父母至上室神前告罪許愿演戲酬神二人始醒神疾者逾月

宰牛之報

鄞縣南鄉楊境地方有張宜所者少時以宰牛為業二十年後始

改行修善然臨死時以作牛為快又喜床頭葉薦鳴已即前七日而薨可見雖已改行而二十年之殺業難遣也此順治初年事

雷擊蜈蚣

餘姚地多田少民以種棉為業順治甲午夏花熟時雷電大作震棉花地數畝花俱焦灼內有數尺其花如故人異而掘之下有白蜈蚣一條長尺餘背負法華經一頁始知蜈蚣為害天欲殛之負經以免此經為上天所重如此人競取蜈蚣撲殺之

汗飯雷擊

海寧繡經庵相近有張姓者家貧母老妻病長子十三歲方執爨其母令滌溺器子以洗鍋水帶飯粒滌之時康熙丁未五月初八日也日正午天忽陰晦震雷擊死次于九歲見天神黑而黑盈黑

甲從家堂柱頭跌下以為盜出門驚喊而其兄已死竈前矣余同周憲寧往視見此子肋下如針刺一眼血流不止滿屋唯聞火藥氣而已家堂上揭去瓦數椽其柱劈開上下皆焦柱上貼許保靈觀音三官經三十卷十餘字其紙條依然不燬許經數字雷神欽敬如此

仇殺之報

桐鄉有甲乙二人素相仇訟彼此許告不已一日赴審甲與皂隸商曰今日乙必打汝能一板打死我酬汝銀四兩隸許之及行杖隸以一板擊乙陰囊而斃逾年隸生一子滿月後陰囊後生一毒日夜號哭服藥醫禱無所不至將及一年家資俱費食不充口身無全衣隸抱子而笑曰竟家汝受苦至此我亦家業累盡亦可以

饒我矣子忽應之曰汝得我銀四兩一板殺乙今陰司罰我為汝子受乙痛苦一年而死乙豈肯饒汝乎言訖大呼陰囊迸裂而死隸驚倒至晚亦死家中訪甲已于一年前死矣

藥佛之報

鄞縣有一宦裔少年恃才狂放素以詆佛為能一日擊犬携至一蕭寺取木塑伽藍神為薪煮狗曰鍋中狗肉猶未熟伽藍再請一尊來食畢行至尚書橋上忽然兩眼暴出掛于鼻之左右鮮血淋漓脩嘗痛苦醫禱罔效延至數月而死大凡有福之人一時未能即報待其罪極福完然後通盤打算若福薄之人一時即報徃往如此

宰猪之報

餘姚江橋下有一家世業宰猪其子尤善操刀囊中頗充遂娶妻數年無子身體日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睛又俱深陷畢肖猪形忽染陽症傷寒時刻作猪吼聲至第七日發狂爬至橋上夫吼三殺投水隨流而去屍竟不得其妻坐產招夫改業謀生蓋累世殺業報于一人而斬其祀奪其家棄其屍意亦慘矣

工匠魔魅

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魔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呪次第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即于此處鑿之符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穰禱常聞鑼鼓之聲後遭洪水破壁見有搖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質

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後有貸者以竈壞拆修竈內拆
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貸者多致乞丐也修後貸者平安順
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薄待工匠或剋減工食之故貽禍
不淺可不慎哉

欺孀之報

鄞邑有一庠友平素長厚館于富孀之家比隣失火孀舉銀一箱
倉皇授先生復託以金飾數事此友見金銀心動携歸已家火熄
問之曰昨已為搶火者奪去矣孀忿恨欲死友隨辭去成富翁焉
未幾孀死此友向止一子年二十為之婚娶未及半年其子膝上
生人面瘡耳目口鼻宛然女子日夜號呼醫禱所費不貲其瘡喜
貼猪肉貼上漸消如人食然累至一年而死家業已罄矣媳更適

人夫婦垂老貧苦異常及其死也為餒鬼而已矣若使此友臨財
不苟獲報必厚禍福之基轉于一念可不警哉

鼠索負

烏鎮殷實之家例于蚕畢收帳一李姓人買舟至鄉索逋夜宿舟
中忽有鼠啗其指李覺痛遂起撲殺之復睡鼠竟附于足人曰我
來索汝債反撲殺我我必殺汝矣狂言至旦不醒舟人載還其家
其妻問之曰汝來索債請問尊姓曰我姓張我夫欠汝債幾何曰
三十兩于是設張公之位延僧禮懺七日齋觀其資費用計如其
數然後平復問其病中所言懵然不知也

諂諛之報

明季寧郡有人一貧如洗口食不給僅有小花瓶一隻欲售于貴

介辰起負缸至門意求易升斗之粟貴介者將許之旁有一門客
獻語曰今者年荒穀貴百物俱賤如此之物千百易得何必急急
買之耶貴介是其言其人飲恨問其姓名負缸而去出門即墮地
破馬歸家見妻孥皆數數待哺計無所出悶坐缸下思欲投水適
有四五勇夫過而問之其人訴前事且以將赴水對勇夫曰均之
死也汝投江作餓鬼何如隨我等作飽鬼乎其人不解彼意因隨
之行至晚遂被拉行劫少分贓物以糊口未幾事露其人與勇夫
等皆被緝獲嚴刑拷訊不_能其苦遂招扳阻買花缸之人到官對
質再四鞠問堅供不移阻買花缸者亦擬大辟臨刑阻買者問其
人曰我與汝素無仇隙汝必陷我于死豈宿冤耶其人曰我即某
月某日賣花缸之人也我窮極至此汝彼時一言慫恿我得升斗

自活豈肯隨人作賊乎今我之死汝之故也我寧容汝獨生哉遂
與群盜並受極刑嗚呼一言方便即可免殺身之禍客不過一時
諂諛逢主人之意而孰知其禍一至此哉所以仁人用意不可不
厚君子出言不可不慎于此可以為戒矣

還金之報

明慈谿縣王公福徵為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袋計十七
封因不至館坐而俟之至晚見一人惶遽而來王問之曰汝有所
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十兩欲過江買米脫襪渡溪遺
失于此有拾得者願分半相解王問其銀數物色相符曰幸我得
之舉以還汝若欲其半勿知不還矣其人叩謝而去是年即登鄉
榜中萬曆己未進士由部屬歷官蘄州太守致政而歸享大壽

禮斗不敬之報

鄧縣西門外有鮑正賢者其母有病令婦于楊僧官拜斗禱每夜三鼓時上壇禮拜以四十九拜為率以七宵而止拜至第六夜僧官偶為不潔之事禮至三十拜時忽見極大靴脚一隻落香案上大驚遂病不起蓋此極天之樞也至尋之所在也欲格天心必須至誠齋戒倘居心不淨妄念一起獨即隨之求福得禍往往而是可不懼哉

侮聖之報

石門縣東鄉水墩村有陳拱明者家事頗殷畧識幾字以農桑為業康熙乙巳夏五入城賣絲畢乘暇游觀聖殿見聖像巍峩遂登其座而撫其額曰孔夫子你為何如此褻皮勒孫的說畢足未下

座兩眼牽至右邊口牽至左邊數年不愈人或責之曰汝戲侮聖像必被子路所擊答曰我道聖人仁慈不礙故撫摩之誰知如此靈應不可輕動也余叔祖越萬館其家親見其事

漁色折算

抗郡汪生娶妻顧氏中年無子親友相勸取妾其妻初欣然取之未半載悍妬不容立刻遣去復又取妾三年之間更易五女子矣康熙十二年秋初汪生患病死去半日至晚甦謂妻曰我到陰司見冥判云我尚有十五年陽壽因貪色害五處女不但無子應減陽壽一紀尚有三年可延以汝妬心甚重致我絕嗣各盡難免是冬妻果歿不三年汪生亦斃見西陵吳備警心錄

驢能言

康熙二十年旌德縣十三畝劉惟一名英係按察司書辦向在寧國縣放債因路途跋涉買驢代步行至東岸地方驢故緩行其僕痛加鞭策驢忽人言我前世少債不多今將滿矣何必打我劉聞言即下驢步牽之而走至寧國取討帳目俱各從寬歸途即於東岸造一涼亭為行人憩息之所居家廣行善事今子孫俱入泮矣

信徵錄

念佛異徵記

烏山徐慶濱溪輯

酸塘徐浩軒

先母太宜人于康熙乙亥五月十四日長逝先是太宜人奉佛甚謹繪念佛圖一紙上繪一大佛像旁系數千圓以記念佛之數圖數已畢置黃布袋中數年矣卒之日中刻家人焚袋于磁盆從釋氏言將以附殮也忽盆內有數葉紙盡碎我見五色光起布成經色上現樓臺殿閣欄楯階砌之形蓮華座上合掌跏坐之佛數十雲中女菩薩一皆如白粉所畫者親友男婦童僕以及浴觀成衣之人無不驚嘆觀次日將殮撤反啟其袋背佛像樓臺諸形與袋面無異又一老媪執拂子隨行談異事也謹記以示教信者傳之

吳斗文口述

晉陵周夢勳

常州武進諸生吳斗文為人誠謹廉然乙亥正月初一日偶假寐
夢一人若差官者闖然而入呈一異書云是聘汝乃東嶽主者聘
請即行斗文驚寤適其僕亦夢折見正同方以為怪尚在疑信三
日後前差復來斗文即昏然而去夢至大衙門有青衣引入旁廨
為屋三間四壁滿架俱冊籍斗文問此何處是何冊籍青衣云少
頃自知吳斗文試括一冊觀之上註北直大名府細視皆姓名也
俄有一人出方巾深衣相與揖遜而坐曰即日初運將臨皆由東
嶽所定本司冊籍浩繁因君業師楊某薦君盛德故來相請時楊
已歿五六年矣斗文云生乃無知腐儒蒙業師謬舉恐不能辦事
且業師違背日久不識可一見乎此公即招手而楊已當面笑師

弟相見泫然揚曰汝今年三十六祿命已盡吾愛汝品行故相引
至此暫為效勞或以微功少延亦不可知即不悉此間職事清要
殊為不惡斗文問此何地曰東嶽府也頃公乃司生死籍者因級
運數多須藉手相助故請汝至云今日且歸自此常來切須謹慎
囑畢而去斗文亦醒嗣後每夜必去至則有吏捧冊置大案前列
大箕盤與前方巾者列坐檢冊共視吏從旁下箕于甚虔方巾者
曰此皆應死之冊其有忠孝節義陰德重者去之不到于冊冥畢
至天明亦醒矣但其地天色慘白無日光斗文偶渴索茶青衣搖
手曰此間茶不可飲也或有密友問斗文曰君所冀何等冊籍斗
文曰各省俱有山西平陽最甚又問其中所開論何事曰冥中最
重者忠臣孝子節婦最惡者不忠不孝而尤恨者陽為忠孝之言

而陰為不忠不孝之行即如此直止孝子一人係滿洲節婦一人係永平卹姬耳曰若里巷市井間罵父母者甚多何不皆誅之曰此輩愚頑無知父母失教或係前生冤對或係畜類轉生不足深較唯讀書知義理者倘犯此過必罰其前罪或其所算無所禱也而楊君之及門甚多有疑斗文為妄者因共作書一封致楊焚于東嶽廟爐內數日共採斗文曰近日至嶽府見楊師有何語乎斗文曰楊師正命我致意諸同朋友曰極承相念致書通候幽明之偶不便回書但諸兄所問我亦不知即知亦不便明言也我在彼因平日無過逍遙自在諄諄以道義行止相誠諸兄切勿妄為自墮惡業也眾友遂駭然三月間斗文竟死而山右有地震之災

收伏靈龜記

要東王鶴尹

林有媳吳氏于康熙乙卯三月下旬驚見樓窗黑影躍入遂抱微疴至五月初旬神思昏迷語言顛倒口云上方神為難隨往慈憐病終不痊閏五月初忽云吾乃海西大王同先鋒蓋由領兵十萬在此限七月內來取辭甚不倫據病者醒時云常見一人或小帽黑衣或紫衣披巾種種變化莫可殫述飲食不進已四十餘日吳林遂至蕪州圓妙觀請寧寧鐵竹道人施亮生法師治之閏五月十三日師至妻東往病者臥室書符禳治厥怪若為不聞師曰茲怪其有冤乎吾行符多矣未有見而不道者今若此必其怪以冤焉于衆聖之前而神將所不忍驅者也俟再行法以禳之則可知矣有頃病者口中云汝用何法而能治我我神通變化現影藏形甲兵甚衆豈汝一人所能敵乎師曰此狂言之吾以法代天宣化

救濟民疴解不釋之冤誠虐民之暴令所以不遵行法以活汝者
惡汝抱冤而莫訴也如必恣肆狂詞不告所以一旦奏聞上帝
雷火下焚玉石無分冤仇莫辨悔之晚矣言畢師往外室病者若
有哭泣狀曰我冤沉海底昭雪無由幸遇法師正祈解釋頃間恩
主出口唐突獲罪已深倘彼秦關永綸幽暗奈何乞請法師以訴
之師至詰其故病者云我奚兆禎也初世在明朝為女身姓楊氏
雲南人適趙元禧為夫婦十年元禧即今吳氏也因其家貧我紡
織以資讀書一旦及第官為翰林編修豈意其厭弃糟糠另娶美
妾身居京邸得志忘歸我含怨自縊至本朝託生于浙江衢州府
奚家為子名兆禎趙元禧死後亦託生于衢州府裘家為女以宿
業未了三歲時遂訂姻盟後有兆禎同窓友邢華瑞者倚恃豪富

強行納聘裘氏父母厭貧重富逼我退婚竟贅華瑞為婿我又為
周氏繼母所辱因投河而死幸遇龜恩主收為內侍身居水底已
十八年裘氏能廣積陰功死後託生于太倉吳氏為女邢華瑞即
託生為其隨嫁使女名桂花我同龜恩主追尋至此住後園池內
上年秋間見桂花于池上滌垢被我掄入水中退婚之恨難報而
棄妻之恨究未能申因遍控神司許以索報故敢來為祟耳師曰
如是則真情可憫第汝向來何得又以邪惡惑人而所謂恩主者
何怪也答曰恩主實係靈龜歲修已八十載有十八般變化自稱
海西大王能撒豆成兵所云先鋒豆由及領兵百萬皆其變化也
頃間唐突尊嚴自知罪重不敢後來因命我懇求法師乞賜原情
解釋師曰悲哉業報因緣循環若是子生萬劫固有釋時我今為

汝建齋拔度和解竟雖奏聞元帝策封靈龜汝可放吳氏速還病者口中謝諾而去須臾復來云慈主致意法師倘得超奏感激非常自當悉聽所命不敢有違矣自此吳氏遂幾語言竟如平日向被靈龜揖去繫于水晶宮歷歷確有所見聞不能悉記詢知果有隨嫁桂花去秋溺死後園池內遂擇于是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修齋極度奏封靈龜為顯靈振元保護將軍于荻州圓妙觀元帝聖前永遠隨護其怪遂絕吳氏已不食五十日醮未三日而起居如常飲食漸進至十八日晚師行煉度法吳氏出恭禮未竟而入神思復迷云我楊氏也與汝積恨實深本不甘輕捨感法師威德幸已解消今我承領功勳將生淨境汝曾未盡誠致禮懺悔前愆豈體愈病痊遂泰然自處乎今罰汝參拜終宵予方釋念而去耳家

人苦謝之因復扶出長跪至旦追法事竟始入自是永安無恙矣

禁牛油燭文

當湖李登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登將赴公車因至武義候別房主高武義寺中二十日夜半忽聞東廂宣傳邀請起現見火炬森列一金冠朱衣拱登曰稍坐俄而鬼卒牽三把至一是製牛油者一是造牛油燭者一是點牛油燭者神曰草木脂膏儘充燃炷如是造孽穢觸三光過往神曹無不含怒火焚不足蔽其辜今依新律各懲一以儆衆製者永入黑暗獄造者投牛胎未生而死不見三光者三次點者瞽目立時廢分訖起謂登曰幸遇此君其廣為勸戒登尚欲細問空中忽大响亮張目紅光猶繞室似夢非夢而寤此日適歸至蘭谿恰搭販牛油客船意欲告之值歲暮價長彼方以為利

輕言恐反生疑抵家急為刊布不敢負神示焉

回陽記

海昌陳叔文

余自少業儒長無一得大善事雖不能行昧心處亦未嘗不自警也至于佛法向無是顧何敢妄論康熙丙寅閏四月十六日忽患背毒日甚至念五日遍體疼痛時醫傳隱然偶談三昧水蠟因果余曰若論前世因何不速了結若論今世因細思無是劫是夜昏暈魂從頂出欲往冥府明此果報忽見本境土地引余而囑曰此去有三路汝須從中路往餘二路非汝所宜行也途中湯切勿飲閨內橋切勿過犯此三者必不能回生矣余曰唯未幾前途果有一婆施湯湯甚香飲者甚眾余至時果招飲余即潑地鬼欲來擊婆喝曰此是三世僧不可乃得脫不數武至鬼門閤閤門謹閉有

青面鬼十餘毛身赤足問予有批乎余曰無鬼曰無批閤不開余必欲進鬼曰無批非三呼不開余究其故鬼曰有道法者乎太上老君有佛法者呼三世如來有善行者呼救苦觀音余因思婆喚我為三世僧即呼我佛如來開果斷鎖自開進閤見有大水廣數十里水上有橋一塊分為三道左名登仙右名積善中名奈何余憶土地之言不敢上橋問水中鬼云此水何名荅曰苦海余令鬼渡之鬼來背曰爾身重不能余曰何重鬼曰爾是前世念經人是經重耳正躊躇間忽見兩頭陀來挾我而過問之云四年前我二人到定蒙君雷我一粥又惠稻草兩束在廟中一宿皆君德也今俱坐化在此是以感恩渡君耳回顧苦海見一人從中橋而墮猛獸毒蛇圍阻其人厲聲呼母便生蓮花托起余問其故頭陀曰彼

姓朱屠夫也性頗孝故有蓮花之現嗟乎一孝真可敬衆惡矣由是別頭陀過苦海游冥街見古肆四五家過此乃是第一殿街門門上扁一座大書秦廣大王柱聯萬惡益為首百行孝為先進殿見兩廊陳列碓白上有條示凡陽間受訟者受此罪又見僧人數十進殿俱北面而立王起至西南隅北向誦云彌勒佛速賜報應風須更有大風至見有衣帽不動者有吹去帽者有裸體而立者予是王乃禮送衣帽者出遂南岳勸問余竊問冥判云有德行者不動罪小者去其帽罪大者裸其體余出過第二殿門閉不進至第三殿見兩廊鋸解者上有條示凡陽間活拆夫婦者受此罪至第四殿見兩廊油鍋上有條示凡陽間奸淫處子者受此罪至第五殿扁書閻羅天子忽人叢中有呼予號者視之乃業師徐瑤光

也師引余至大樹下驚問云汝已死耶余答不知因病毒至此耳師云吾為汝查即往問一冥判姓徐者曰彼壽未絕師曰此地不可久游况可見閻君乎與余劇談世事秘不敢泄大約陽間受罪猶輕而陰惡受罪最重耳余別師竟進殿前閻君曰汝何人敢擅來余曰我非僧亦非道唯此良心未喪耳閻君曰汝在世誦經念佛乎曰未也閻君曰汝既知是可知有此慧乎余曰正欲明背毒果報故來此閻君遂令冥判查覆移時捧卷至余窺之見簿籍分明昭昭不爽凡行事動念無不錄者大善書黃字小善書紅字大惡書綠字小惡書黑字不覺毛骨悚然閻君看畢云此係毛寡婦一案未結耳余叩問其故閻君曰汝欲知須至白鶴山問汝師余問路幾何曰七日但此去不能回陽矣余頓捨身一往徐冥判

代余求案前迅速香執之可以印到闍君肯命徐真吏引出至
一高臺將余推倒白鶴山已在望矣但見層巒疊翠七寶莊嚴恍
然極樂世界也松下茅蓋蓬庵有師兀然獨坐見余呼曰汝果來
耶吾已知矣汝是三世僧前世名木清乃江南報恩寺僧也余號
明修是汝第三世師汝在江南見乞寡婦家有孫俊雅欲化為徒
毛婦不允汝潛行誘其出家犬隨吠汝將犬擊死攜其孫歸寺養
至十六歲與孫披剃但毛寡婦因哭孫喪明死訟于冥而犬又以
無辜索命汝託生時犬咬其背故發此毒醫汝隱然僧即前世埋
犬之人余求師曰何以得解此結師曰或誦金剛經一藏或拜藥
師經一部庶可解此余曰弟子雖是三世僧願師開示佛法師即
指壁上偈曰佛法僧三寶看來是常套若還參得透道岫容易跳
汝能解此否余曰不能師即舉手中如意打下一喝余心似覺有
省師曰汝孽緣未斷善果未到且回陽世余問曰何時誓何時到
師曰若要孽緣斷善果到直待玉兔金雞斗余即拜為來世師語
畢忽然驚醒因口傳倩書以警世云

竊銀因果記

虞山孫振先

康熙二年虞山糧道署有張椽瑞昌者附收屬邑解銀二百四十
兩未及歸庫暫存笥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啟橐視之衣履如
故而銀已蕩然矣驚詢旁人咸未曾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
卧于戶側者曹僕陳美也即聞之于道主命發捕究之是日拷掠
竟夕不得次日又窮治之而終不得張椽訴之于城隍又訴于南
庄神十七日神下凡入署週迴環遶而出少頃同椽有曹璘者正

冠伏几厲聲疾呼曰喚張瑞昌衆往視之乃神語也昌至神曰爾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而曹璘不知也賢于初十丑時盜銀持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陳之門扉掩掩璘父出賢慌却步而走時有菜傭吳茂歌涼戶外乘間而入挈以持歸詎意非其所

有持銀至家母即身故孩兒瘡瘍吳茂亦患疫相繼而死總以不義之故貽害一門也其五十兩一封又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璘押陸賢速取衆欲將陸賢究詢又厲教曰勿加刑小孩子飯且不知飢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多拜上盧老爺打轎去言畢曹乃醒少頃復作差語云我姓陸乃城隍廟西班項南庄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此銀已換雙皮紙包盡往取之我弟兄惟好杯中物耳曹遂甦茫然不知所以衆以告曹

乃挑燈作獨亦欲訴之于廟仍疑衆之誣詆也次早起欲謁廟即押賢取銀忽又伏挑曰吾乃城隍也為昨日事往拜南庄道經此見曹璘睡借他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曹璘並不知即吳勤陳美却是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了鬻而陳美乃小廝也毛家將銀十一兩三錢置之桌上小廝盜去害了鬻過打了鬻身死美因孽重一世變猪二世變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椿孽報即張瑞昌亦因前世欠銀一百二十兩今不該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賠補則冤冤相報將何底止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消其懷怨可也又與孫瑞陳天霖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差皂隸沈卿來此查察見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璘速取單來果于箱中取出兩

稜訴稱口述南庄之言並無寬他言語隨命判官取筆銷此一椿
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齋并女兒與他何干都寫單上存銀九十
兩陸賢藏之床下上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取去三兩止存八
十七兩可速取之遲則又散蓋是因果報應幽冥之中纖毫不爽
陸賢自有報應又囑衆稜在公門中正好修行方便做好人凡人
行不好的事害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凡
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明將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
不難只在這點不壞便有了言畢而去衆許酌拜云我是一縣之
主豈是為飲食小節因見你等心念志誠來此說一明白我回縣
矣曹乃醒衆皆驚愕璘即歸從床下索之果于瓦下得二封先開
視俱是白石反曹猶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啟封則銀也乃共怪異

至縣較兌果八十七兩可見冥冥之中報應如此之速特刊布以
警後人

王天君顯靈記

嘉興郡城東郭外有賈人王公路者妻方氏父瑞宇于康熙三十
八年巳卯五月間方氏足患毒勢甚危醫藥罔效忽一日突告夫
云今日須治喜蛋黃魚炙雞肥脯享我夫云汝糜粥不下咽者數
日矣何用啖此方曰我汝父執願伯生也汝父存日家甚殷我因
貧舉會謀生汝父許與二未遂更集友八人刻期治饌八人畢集
若父獨爽約會遂不果家益窘困瘁而死初入冥時心甚恨即具
狀冥官冥官曰王瑞宇不久將死俟到日質對今汝父死已五年
事尚未結適者郭都獄吏偶竊余遂遁至汝家餒甚汝宜厚享我

王大駭謀諸鄰友友曰盍至鬱秀道院延道流作醮驅之詰朝道
流至方氏在臥室即云彼道流我生平熟識皆葷酒葷馬能動我
作醮終日訖無效道士告王曰余輩力薄君宜急延鹽官潛向旭
法師術高可治王邀潛抵舍潛謂作牒可遣方在床又云汝牒我
將令入冥獄今先殺汝妻以洩憤方遂悶絕以床夫大懼再三懇
之云我必不敢牒汝鬼曰汝無信須潛法師作一券與我潛遂作
券鬼云內有一語未妥須云永不再牒潛唯唯如命鬼又云可即
于病者床頭焚之潛曰今可去矣鬼曰我尚欲居此未去潛憤甚
遽至中堂作法召溫帥能而溫帥降鬼附婦體若大怖狀急趨匿
床下婦足疽腫不能屈伸者已旬餘至此趨下若無疾者連搏額
云小的去小的去婦遂清爽一日夫叩其病中所云茫然也明夕

鬼又至自言昨為溫帥驅逐再三哀懇訴寃遂蒙釋放今復至汝
家矣潛更無可施法令其夫至鬱秀道院捧王天君像供于中堂
作詞上訴明日天君忽附婦體作大教曰汝野鬼何得擅入人家
婦復作鬼語備陳散會始末故懷恨至此婦復作天君語曰據汝
所言未可全信當遣使至冥府拘王瑞宇面質能而瑞宇亦附婦
體再三伏罪天君云汝與信散會使友謀生無資抱恨而死當杖
汝二十空中忽有鞭朴殺天君又云瑞宇吾已薄責當使公路禮
三官懺為汝消愆其妻為人賢孝何可因翁過而累及彼身鬼云
方氏教令災迤因而附會非敢無因作孽也婦又作天君教呼公
路至前謂之曰汝作事非善今秋將有大咎公路稽顙哀求遂云
汝速改過遷善禮懺消愆不獨宥汝妻且當宥汝忽又云汝家柴

房內何以復藏二鬼速呼至詢之即作鬼語云小的乃方氏父母
我塔伐吾墓樹故至渠家索取天君遂呼公路曰汝為人塔不能
殺蔭外家反伐墓樹罪不可逭公路告曰此舅意何關我舅適在
亦再三自訴譏罪于王忽云卿起舅即兩手交加折之堅不可開
再三哀求逾時始釋斯時鄰比咸趨入視婦殺音朗朗皆作官語
謂某為善人某為不善指不善者云汝急去其人頗強壯即傾跌
仆地道士聞之亦入視天君叱曰汝道流宜持戒律何擅入婦人
臥室道士惶怖疾出天君曰鬼已離汝家方氏疾即平我神去矣
我神日朝上帝今適戊日天門不開故降汝家使世人知天道無
私善惡之報厘毫不爽且汝等不可稱我為天君此號至尊我不
敢當但稱余為靈官元師足矣言畢遂寂然道士率其侶恭迎神

像回院至夕方氏昏卧不醒逮天明足毒膿大潰疾速愈步履如
常時里人咸以為異予遂為之紀雖違不語怪神之訓而使觀者
惕然警懼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散會小過實責若此則大於此
者可知其于勸善懲惡亦未必無小補云

初生能言二則

相鄉進士陸大勝名費錫言其族人家僕婦產一女甫脫胞即能
言自云前生乃娼婦因不善媚容為鴛母痛答遂自縊魂無所依
常在蘆葦荒草中當風雨悔其心神凄絕有同鬼謂汝無拘束可
以投胎問其如何往投同鬼云汝見婦人大腹者即入其禪可以
出世矣偶見孕婦漸米遂如其言投之果得生今又為女命也因
長齋終身康熙年間尚在

萬草初京師有一孩出胎即自說曰我手如何頓小耶父母驚問
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適當兵馬絡繹
之際舟至安慶過一將弁盡奪其三舟我舟三哀告還我一舟我
聞其名為白韃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肩輿至庭中迎我
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予一交跌出竟在此間然自覺手足俱極
小矣其父笑曰我即白韃子也俱費雲驥言

城隍示衆

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縣劉姓平素無惡不作通邑切齒忽一日
自詣縣治兩手自然反接口稱奉縣城隍命接到求本縣起解至
府城隍問罪令以為心疾逐出復來兩手俱無絕而數人摩不可
開如此數日令不得已為具文遣差牒送府城隍至即焚牒劉即

伏塔下號呼痛楚若受朴者頃刻受刑處俱青黑破爛刑畢起自
言府城隍仍發回本縣遊各門示衆仍反接而出若有押者至縣
循行各門凡平日所作過惡一一高懸牆列且云無若劉某為惡
現世受報也游畢七竅流血而死觀者日數萬人邑令為遼陽進
士楊振藻武林諸寅吉言

董介休託生

嘉善廩生董介休為人善良康熙癸酉年病故甲戌夏其女病中
忽作介休言曰我去年命未當死為庸醫用熱藥腐臟腑故絕耳
冥主查我尚有一歲之壽惜軀殼已壞甚為憐憫我以時日無幾
求早託生今生于平湖縣南門外陸家此時止能啼笑尚可與汝
輩識認家人來視我當以一笑為信他日能言則不復記憶矣言

畢其女病亦良已家人往視之果然喜喜唐石公言

活無常

康熙二十八年仁和北路村有王姓者為活無常潮鳴寺僧忍生與隣房僧越凡皆北潞人也二僧同歸探俗次日忍生過王姓者謂曰汝寺中有宣越凡否不出十日死矣忍生問故王曰此僧係我勾取牌票現在但不知何故有滿洲官兵隨後趕打輒云還我經來還我經來忍生念昨日越凡同歸無病試往探之則越凡果發熱頭腦遍身疼痛忍生遂勸其還寺調理數日愈重作游人言索經詬罵自擊其身首且需酒食燒割必席地祭之狂言不已未幾竟死衆僧始悟昂草之初八旗官兵駐杭延僧追薦僧利其厚觀每日敷演道場務為歸觀而禮拜誦虛應故事故經典缺如

不意冥冥中不可欺也彼同時主壇僧共三人一為本寺濟可一為義烏寺僧南朋聞之皆悚懼不久南朋死死時滿兵為崇亦如越凡濟可遂請僧為死者誦經懺七七日後三年死蓋僧家誦經禮懺皆以主磬者為標的缺文脫簡隨其引唱故非獨歸之也

前身老儒

順治年間浙糧道熊高少年由詞臣外轉時嘉興縣令高登雲培同僚及胥役曰世間因果莫謂渺茫如今熊道臺乃吾高氏之從叔也熊家與吾家同里聞世為婚姻從政績學不第年八十而志不衰一日獨坐堂中隱几而卧忽見青衣小帽二人長尺許盤旋庭際漸長如人上堂不言所以掖之出門從叔驚詰之不答然亦不能脫隨之至一家認是熊姓乃其戚也時熊姓無子適其妾將

產堂中親友會飲以待弄璋從叔入其門遽呼曰吾何事為二後持至此君輩豈不為吾解之乎飲者亦不荅竟掖入內室見一婦臨盆狀二人將從叔一推不覺已在盆中矣周視作嘆說之數熊一家皆驚以為怪惡之從叔遂閉口不復言至七歲尚不能語父欲延師訓之無奈其瘖一日偶隨衆遊步至前生高家之宅適從叔之婿偶在門兒即拽裙責之曰相別六七年獨不來看我乎且見婦翁而不為揖禮耶衆皆大驚始知前生即高氏之老儒也自此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八薦鄉書十九聯捷館選出為監司故名曰高令熊公自亦不諱言之也

屠子變狗

康熙丙子杭州油燭橋猪行吳德甫賣猪且業屠三十餘年矣六

月間止一子一媳相繼而死至九月念六日夫婦同夢其子媳歸家子身穿白衣腰繫黑帶媳身穿褐色衣云吾二人向間壁索子舖夏家投胎為狗求來看我認我衣色可知也夫婦驚醒即晨起往夏家而夏家夫婦亦同夢此二人至家問之曰汝姊家吳姓子媳緣何來此對曰吾二人向汝家投胎求汝憐念語未畢又見兩男一女突入遂寤方早起而吳德甫夫婦已至問及曰汝令媳坐辱乎夏曰吾兩媳皆未懷孕夏妻忽笑曰吾家止有此狗方產耳共往視之則果生三牡二牝內有二狗果類夢中衣色因泣而告其夢彼此駭異二狗離乳吳竟攜歸至今尚存吳蘭登言

猪狗託生

蘭墅自言康熙壬寅八月在紅干中抄某姓香行內寓宿五鼓聞

衆人叩門救甚急店主疑為盜竊起開門睹于暗中視之見門外
一吏點名共十三人又有幸持棍入屋後復有四人亦將棍入
吏喝曰汝四人係間壁王贊明家去者幸持棍逃出少頃寂然無
聞迨明視屋後猪園中生十三小猪在王贊明家探之則其家母
狗下四狗子矣

為子索負

杭州吳元甫者誠厚人也明崇禎十七年同知河南監軍道陳朱
明為元甫之親謝任歸家有軍校王姓者送歸因河南流寇未平
王有千金不敢携歸寄吳元甫家而去約平定來取昂犖之後杳
無音信元甫即將其貲經營家漸裕矣順治乙未年生子名昂威
自幼頑劣長更桀驁不特與父尋鬩元甫隱忍聽其荒費至昂威

二十歲生日元甫為子設醮并宴親友是夕令昂威于房沐浴適
元甫自外入遙望見浴盆中人即前寄銀王姓人也因大驚悟即
設席南面請其子坐其子不肯元甫曰汝坐我有話說強而後可
遂告其子曰汝非我子也汝前生王姓曾有寄銀之事久無音耗
故我權為營運非我設謀吞騙也我所有家貲應歸于汝我遠聞
優老可矣遂以帳目鎖鑰之類悉付昂威昂威聞之亦覺大悟叩
首謝罪從此自新作家孝養其父終身至康熙乙丑年為戶部從
事迄今尚在蘭墅言

賣媼之報

海寧茶磨山有岸生史疇者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貲百計無
可奈何一日忽高于父曰媼年少而寡悲終不了何勿嫁之以為

上省之資又以為然遂囑媒嫁之農家而鄉俗嫁娶婦者里中豪
右皆得染指史生所獲止五金耳方扶登舟其妻即病在作叔語
曰汝夫求功名乃為此戚倫之事吾亦必拆汝夫婦怒罵不休者
數日其父為祈禱醫藥間而精八關即覺精神恍惚初場夜半忽
見其叔來詬罵纏擾草草畢七菟而出第二場則日間閉目即見
之至晚噴責愈厲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此至寓病劇不能終
場十七日買舟踉蹌還離家未十里死于舟中訃至家妻病始愈
祝柯亭言

殺僧冤報

康熙甲戌松江朱涇曹村曹某素豪于鄉稱人而噬但不善刀筆
每以為恨偶一日有僧來化緣乃其近里之人能寫詞狀曹與語

甚相得即留至家凡有詐害之事悉與商之資其寫作歷數年而
所獲皆歸之曹僧無所分僧積忿求去且有所挾制也曹懼其宣
布事露密與一僕謀殺之僧知之遂逃于竹箬中僕求符之僧復
跳身逃于牛車棚屋之上僕又蹤跡得之主僕共擊殺之隣里懼
其勢不敢出救乃投其屍深浜之底未幾有僧亦來村中化緣人
鮮施者僧頗出怨言一童子謂之曰汝何敢乃爾倘遇曹老相公
必殺汝矣僧曰人豈可殺乎童曰前月某僧與曹老相公不合殺
之如一雞耳僧亦奸徒遂言此我弟子也向聞在曹宅供養故來
求之今聞被殺我當索命即鳴之婁縣曹某計無所出與朱涇程
某商之程某之兄號吉文者為武進士世家巨富程云此事給我
兄二百金我百金即無事矣曹欲以田為抵程不可曰我兄田甚

多豈歆汝產有王牛頭者乃監生執贖我兄門下且與汝鄰厚渠
正欲置產汝以產與王以銀與我可也曹如其言及僧詞告縣縣
訊口供問其徒年貌出問月日俱不對又無確証欲治以誣告之
罪僧宵遁程安受其物而不與吉文曹亦自喜事寢矣無何死僧
之親叔訪知其姪久在曹村來尋之聞有僧人告理之事其叔詣
曹訊之曹不為動叔遂告之縣程為執前說寢其事叔又訴于府
府檄縣嚴查訊之地方有知其事者引至屍處求得一屍而無首
有兩右手而無左手獄愈不決遂解之高臬司諱承爵者拘曹主
僕禁之獄經二年臬司陞廣東巡撫凡獄中囚無證據者即與銷
案釋放將放之前夕王牛頭忽夢差拘至一大衙門懸牌候審者
數起內一起首犯曹某次曹僕第三程某第四程吉文第五王牛

頭告僧某少頃銀鐺而入一一審鞫牛頭亦不甚了了而不與問
審畢忽聞傳旨云曹某主僕立斬程某立絞程吉文其弟影射詐
財未經入手不知免罪王牛頭亦係無干俱行逐釋醒後驚異後
聞放囚之言以為夢境無足憑信不數日忽聞曹某于獄中發狂
將其僕踢打咬噬遍身重傷而死曹亦自搏其胸扼其咽喉七竅
流血立斃王牛頭始信夢之不妄遂至朱涇探程則亦于昨夜見
一僧持索入房即患絞腸痧死矣程梓園先生言

完姻之報

海鹽庠生王汝諧家于城南之余山有田數百畝每年以役事與
里書張某往來甚熟張女殊色已許字矣而張以盜用官糧事露
借宦僕銀十六兩以女為抵宦僕利其色竟不復索逾三年計其

子母應三十餘金張不能償遂欲奪為妾張勢莫抗方在窘迫適
汝諧過其門見舟輿雜深意其嫁女也入賈之見張夫婦相對哭
泣詢知其故婉諭宦僕反遺諾辱汝諧怒曰汝雖勢豪然欠債止
須償耳寧有奪人有夫之女者耶宦僕曰渠原以女為質今不能
償得女何害汝寧能代償之耶汝諧奮然曰吾雖非素封諒亦可
完此事遂拉宦僕至家計子母悉償之事得解而女獲于歸矣張
夫婦泣謝汝諧亦無得色明年丙子其子顯一遂登鄉薦人以為
陰德之報俞叔音言

殺鳥之報

石門南前村民俱習鳥鎗以射鳥為生凡用兵需鳥鎗手即徵調
充伍有錢漢冲之子技最精百發百中生平殺鳥不啻數萬家亦
稍温未幾死號呼痛楚如中矢石以手遍捫輒云此處有鐵子痛
不可言以針挑之少減如此挑撥數日身無完膚而死

勸賑再生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禾稼靡遺崑山諸生知鼎同甫里紳士耆碩
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冬歷春全活尤衆其夏疫厲大
作鼎病劇氣絕恍在萬頃波濤中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
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鼎哀懇救拯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
恐大凡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為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為
不可以無禍之惡而為之尤不可以有禍之善而不為有福之惡
而為之余當救汝乃振動鱗甲水勢分開鼎氣始蘇因請問施粥
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

內命將士送至新甌大石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泊歸耳聞春屬
悲號言已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次子亦垂危而並瘳

識面索負

秀水某姓者買于吳江偶泊舟水次見一人持拜匣入其舟揭板
置之而去不及問名姓去久不來某取匣視之銀也遂移舟他所
次日徑歸遂成小康越七年復泊舟舊所忽見前置銀人來審視
而去某急歸避迹不數日遂病本境土地見夢于廟祝云其欺匿
吳江某銀今彼告發吳江城隍關提汝謝某可助尾一萬我且為
之回文稍緩其期令其從容處置家事可也次日廟祝往求施尾
不敢言及其事某不允逮晚某忽狂言曰汝取我銀致我悶恨而
死七年後纔尋得汝我肯活汝卯半夜竟斃蓋其人之舟與失銀

之舟相類同泊一處彼人誤認已舟且誤以某為舟子故委之而
去後乃知為他舟給去故至死不知姓名至七年後識面而始報
也幽獨隱微寧可欺乎此康熙七年事宋稚圭言

誣良慘報

平湖縣甲子舉人張晉為淳安縣令胡諱就臣分校所拔士是冬
張至淳安圖公車脂轄之費先是淳有富人某被盜邑捕已廉得
七人富人復賂捕後砌其素健三人在案功令凡強盜情真皆立
決胡公嚴鞠七人已吐服三人者苦刑不承富人慮其昭雪為已
害百計陷之胡公終疑不敢定富人聞張至為邑公門人遂盛席
延之且致折席四十金因詐已被盜始末且云三人者乃積盜故
拷掠不服若併殺之則邑中盜賊根株盡矣次日張謁胡令飲次

見胡若有疑事不決者因叩其故胡以此案為言張素貧感富人之贈且不察三人之寃遽以富人之言告且云訪之地方輿論如此胡遂定獄得報俱論斬次年胡卒于官張亦下第歸因往溥奠胡入署之日適值決囚詢之知即此案遂驚悸寒氣淅瀝以病歸三人即隨至家張遂狂言皆三人索命語父母妻子破家祈禳許為起薦竟不解數日而卒徐殿臣言

施錢延壽

杭州天開河姚鳳臺為人素不良武斷一方人皆惡而畏之偶有老童生王鐸貧無立錫謁姚求其薦館姚忽有憐之之意遂延至家令自設帳給其衣食三年本坊土地忽召王為書辦每赴召則昏然如夢偶一日在土地祠辦事見勾票有姚名王即泣叩土地

求其救免土地云我只景奉行衙門如何可免倘此人有善行當為申救耳命取姚善惡簿視之但見此人惡蹟累累土地怒曰此人速宜拘解王再四細閱冊內註有某年月日某寺僧某往某寺參學至某渡無渡錢舟子留其坐具僧苦求不與姚遂代僧與渡錢七文王喜白土地曰此一善甚大可以申救矣王遂為詳請俄得批回云渡僧善行延壽一紀王喜極而寤亟至姚處則姚已死將歛矣王既不敢泄其事惟卧屍側俾不得歛少頃姚甦命妻子環而拜之至今二人尚在然王亦自此不得復為書辦矣此康熙十餘年間事

土地斷事

石邑有鍾姓人與勞姓者同夥開鋪勞素狡惡數欺之累沒其資

鍾恨甚欲訟之官念勞與吏胥善衙門情熟不能申理乃作陰狀訟之城隍直道始末并臚八款焚之城隍爐中數日無事鍾亦不置懷矣勞一日挈舟至嘉興甫及玉溪鎮忽狂言曰亟反舟土地來喚甚惶遽舟人未信又忽言城隍有差至矣遂歸迨晚而死鍾與勞隣聞之誠妻子曰吾狀准亦將死矣然吾揣罪不當死其勿殮半夜果死覺身至城隍廟入二門見人傳呼曰某人狀已發會藏廟土地審矣遂至土地廟見被犯干証俱在土地呼入庭訊勞欲置辯土地命吏取冊示之曰所告俱不虛到此不比陽世總無容狡飾也問吏查其陽壽未盡逐一夾二十板云且罰去陽間受苦即逐出鍾亦出門見其祖父俱在為之勞苦如平生具舟送歸抵家力弱不能登岸其祖父曰可努力一跳即到矣遂相與共推

之若墜崖谷驚起屍厥然醒矣因探勞亦復重生但腿足痛楚不數日跛其一矣其干証為某人則其人是夕若一夢焉此康熙二十六年事俱稚圭言

殺女慘報

嘉善曹鑑平字掌公妻陳氏性忍酷生二男二女一日陳聞門外鼓樂喧甚出視之乃送奩者粧資頗豐厚因自念惡有二女使奩飾如此兩男何以為生時幼女甫七歲鎖之樓上絕其飲食乳母憐而竊食之陳怪其半月不死偵知遂逐乳母封閉愈嚴其女號呼哀慘置若罔聞女聞樓下飲食乞氣無所不至竟嚙樓板穿一穴俯窺慟及人不忍聽而父母兄弟飲噉自若也及餓斃時食絮袂俱盡未數月而長子患疾痛如人扼者忽空中作女言恐憚嫁

費枉殺我令汝一家死甚于我死時長子頸腫如斗不能食餓極取一汗巾吞其半以手引之心肺皆出而死次子復病噎膈食不得下口中又作女言索命陳乃哀懇願多作佛事禳解女曰未也我最後取陳氏耳次子亦餓死長女不一月亦病不食而死掌公遂得驚悸之症不數月又不食死陳氏方痛悼間忽晝見其姑同夫率亡女詬責之狂易不食其死尤慘死時長男有遺腹一子親戚惴惴或幸以為可存一線矣不幸載又死但寡媳存焉此康熙念九年三十年事嘉善人感傳之

殘屍之報

湖郡有醫楊某善諧謔并弄戲術人呼為楊白嚼康熙念九年欲製外科膏藥託土工覓新屍天靈蓋值土工焚一女屍遂竊割其

首夜靜携至楊舍楊密接之藏于門側是夜皎月映戶見此首漸長至丈餘髮皆直豎楊大怖強取首出門投之河中復躍出水面數次楊驚絕氣踰而歸比曉語人言未畢死矣吳玉山言

曹大將軍

杭州大商汪爾泰世業鹽巨富又中武進士康熙十年間于北關武林門內構造大園窮極土木旁有曹大將軍廟俗稱立帝廟者與其園錯壤爾泰占其餘地以廣園池一日偶騎馬過廟見神呵之鞭擊其背昏暈墮馬昇歸言其故即疑僧慧章言

城隍審盜鑄

嘉興北門外有私鑄制錢者引一富人為援有一人欲分肥不遂首之秀水縣鑄者謀之富人賄寢其事首人恚甚復控之臬據縣

案問誣反坐首人又控巡撫又問如臬司首人恚極遂至就府城
隍投陰狀未幾鑄錢者死首人亦死三十一年六月有市人張某
者蚤至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衆視之死矣昇歸半日復甦曰好
着好看家人驚喜詢之曰我至城隍廟拜下如醉夢然見城隍方
審盜鑄事首人重責三十板首人曰我非誣問誣陽官屈訊故拚
死投告反受重責何也城隍曰私鑄固有應得之罪然汝出首之
念不過因分肥不遂故挾仇首告欲置數家于重典設使問實汝
心何太忍耶故我誅汝心耳其人言畢爽然若無病道士張一清
言

慢王天君受譴

康熙癸卯孝廉施鑒范字韓友才品秀異人皆以大物期之弟字

黃友偶赴童子府試到邊桌機無所取因在城隍廟王天君前取
香案作文歸即昏亂作王天君言何物小子乃敢慢我擅取香案
罪應死兄韓友為延醫調治不痊日夕作神責備語韓友遂請道
士于天君前禮宥罪懺韓友拈香拜叩私告曰天君為聰明正直
之神居清虛之府吾弟因赴試無桌機暫借香案一用亦不為褻
天君何責之深耶未幾施全數友至武林回舟夜月皎然乃共爇
舟將宿忽迅雷烈風驟至提施一舟至外港霹靂一散火光燭岸
群往救之則施伏船頭已神癡矣歸亦作神語曰汝前程遠大高
第顯爵今汝為無知之弟反來責我我已奏上帝削汝祿位壽亦
不永矣無何病少間遂謁選得四川一令將之任前疾獲作而卒
汪秋白言

陳打笞

打音當入蘇

吳江羅區鎮陳姓世業打笞康熙癸酉春有一子九歲患痘陳至
痘神前俗號痘癩老太者許愿禳保未幾竟死陳痛憤之極至廟
中將痘神掌擊數十牽其像下階扑之五月初三日陳忽昏暈至
吳江城隍廟城隍責之曰汝子命當死何乃觸犯正神今痘神控
訴罪所不免因責陳二十板陳見痘神亦旁立聽質怒未息猶嘵
嘵不已城隍曰汝無憂絕嗣但此子非汝子乃汝之冤對來索棉
花債者今債楚而去神何責焉陳曰小人三世卜笞未嘗營運棉
花茲恐悞耳城隍曰此又汝前生之事如不信五月十七日當拘
此人與汝對面汝方無辭耳陳遂醒而杖痕顯然猶覺甚楚也迨
十七日果復如前昏暈仍赴城隍案下呼其子至則絕非其子形

狀矣恍悟棉花因果真然不誣程後遍為人言之始知冤親業對
非偶氣也

負義之報

鹽城孫一致順於戊戌採花未遇時甚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公周
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宦部曹時給其費未幾某公陞雲南監
司值其逆變亂遂陷賊為其所汙逮吳逆珍戚某公自度必罹刑
憲遂逃歸聞孫丁憂在籍遂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為航海之
計孫佯好言需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
受賞註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受我恩
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縱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如是晝
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竿鬼即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

盡取汝不遠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背孫即大痛不能坐起卧病床席若風靡然癸酉年尚在江秋水言

活囚之報

毘陵許維樞侍御青嶼之子為楚鍾祥令有強姦其媳者媳不能拒然甚愧恨適父來哭訴之其父遂殺其翁父女俱問重辟在獄值夏包子之亂囚俱越獄而逃迨事平許令出示招眾囚投監且引某年之例准其減等免死獄囚多有還獄者父女亦至許令以此案具詳臬司求其循舊例免死臬司不允許令恐欺囚心甚惶惑其慕容江某力勸許令請之撫軍令恐觸憲怒因循未果而此囚即日起解矣江乃焚香祝天為令作一稟啟委曲懇撫軍諭臬司寬之強令用印自出千錢付捷足投撫臺撫臺閱稟惻然即召

臬司令寬釋之囚謝臬司臬司曰非我活汝活汝者汝父母官也因歸博穎謹呼于庭許令乃始歸功于江矣未幾江返江南鄉試止一子尚幼入幕時并妾携至鍾祥署中歸途下長江附鹽艘而行其子方七歲偶至船頭忽被蠶纜打入江中江號呼求救而江水洶湧迅急轉盼不知所在矣與妾方號哭間而前舟見一孩浮江撈起在船江急往視之則其子也詢其子云下水時仰臥波上平于裕席毫無驚恐上船衣亦不濕眾咸詫其神異江乃述其事知為活此囚之報云江秋水言

不孝果報

平湖陸蘭史其父止生一子少頑劣不受訓至年十八五月間因一語不合抵觸父母其母怒極跪窳前訴于不孝天雷何不擊之

言未畢忽雷電大作再蘭史至枯廟中見一鬼判展一文卷命蘭史視之但見卷中註某事某事天雷擊死蘭史驚悸不能悉記方惶懼間而家中夫婦失子互相怨悔其母復訴于竈求其放還不逾時蘭史已再至庭中矣細問其故口不能言若神癡者至數月而愈至今尚在大改前非矣然與親友談及此事猶時作戰慄狀馬唐石公言

城隍示譴

平湖進士張虎侯之子不讀書貪狡無賴康熙三十年窺隣人某某殷富可啖造一淫三婦一詞強姦室女一詞唆其怨家各訟之官數月不結牽連婦女赴審備受恥辱張從中為之料理獲利百金得意之極七月初一日赴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似有人擊其

背者即刻吐血數升昇歸自述前事且言為城隍所誅譴不日死矣徐有林言

女子索命

鎮海楊次恭老于文場人極誠朴言其姪孫某寓餘杭賣酒已訂某氏婚矣忽與隣女私誓為夫婦不數載竟娶某氏鄰女飲恨而死姪孫遂病見此女朝夕索命百方為崇延道士驅禳道士登樓鄰女坐床上大言曰某與妾約為夫婦今違誓他娶我已訴冥司許我索償汝何為哉道士惶遽而去不數日死

前生驛馬

江南某將軍者自言一世為官因誤殺一囚一世為馬在樸道驛

此宅閨法華經月餘百刻無疾坐逝

次恭以甲戌夏日在莫山門人曹青

逆中雖為馬猶記前生事但不能言耳一日過急差于險峻處痛鞭之馬恨甚欲墮崖殺之忽念我本為人居官因枉殺人墮畜道今復造業永無超脫之日矣作是念已旋得病死今生得為將軍然作馬之苦歷歷能憶特製軟鞍橋鞍數百副施棧道中蓋驛馬奔驟馳驟背上木鞍橋最痛故耳方伯王蓮人先生述之如此將軍左腿猶有馬皮毛數寸可信

舉人變猪

康熙丁巳舉人趙某者平湖人也邑中富人陸未重因善販糴起家得名有二子米重死長子亦死次子名小米重年未二十有親楊某為經理家事其人素貪狡凡陸之錢物出入楊恣力侵騙歲獲數百金未幾小米重與本邑姓劉者訂婚劉富而老成翁婿甚

相得劉見楊之不肖往往與婿言之婿亦覺其多欺凡家事商之于翁與楊遂疎楊無所獲利計唯離其婿苦無良策思趙某居鄉把持武斷多智術未為畫計趙初難之楊許以二百金趙遂細訪某醫出入劉家奸而奸利劉有僕頌俊因造蜚語過貼通衢言劉女與僕通姦有身請某墮胎即誘醫至已室始惧以威繼餌以多金令醫實其事小米重未知也一日小米重至趙處堅拒不見久之命至婿下言汝乃娼門賤類豈可復登縉紳之堂小米重愕然而出遍訪果得其說遂大怒訟之官求退婚令拘劉主僕不承遂拘醫詢之醫云劉女飲墮胎藥是實但不知姦夫為何人耳令不察遂斷離異其女投繯者救矣父知其冤曲憇得生遂別字海鹽某氏劉恨甚訴之城隍願與造謗者同死未幾劉果歿而楊已

為小米至擇配矣配甫滿月小米至同妻歸寧忽有孩于其妻為
母者未至怪詢之說云養子然過質之則其妻所私之子也小米
虫恚極不久得病死而陸氏絕嗣矣一日楊與趙同飲醉歸中途
忽大言曰此事我實造端已知罪矣當即赴質自掌其煩不止抵
家信宿吐血斗許死是時趙方入林園頗得意在棘院忽嘔血救
口歸即驚語曰我今歲應中前程尚遠今為陸未至事以二百金
之賄為人畫策離人婚絕人嗣今即中式亦不能生見矣嘆說悔
恨前放榜之夕死此明報至已小歛矣目尚視家人以泥金示之
始瞑及卒後之夕其妻子同見夢云我為陸某之事折盡功名壽
算尚不殺辜罰在某處某姓為猪猪有五蹄白尾半白者我也
速往贖之不久將就屠矣母子相對駭說次日其子迹其處視其

豕與夢同以三金買之畜之城外塔寺日以豆餅酒糟飼之後其
家老姬泄其事觀者日如堵豕見生平所交識輒俯首不出如
慚作者人或存之則叫散怒視獨人猶以為趙生豪氣未除也
家人惡其昭著一夕移去不知所終

兒榭談債

吳子星聯于康熙丁丑七月某日擇小舟入城鄉人附舟者數人
偶談怪異之事云我昨于六月間乘舟夜行因天將雨野泊而宿
月暗昏黑不辨其為何處甫就寢忽聞岸上甲乙二人相語甲云
我算來渠所欠者已清幾矣乙云渠尚欠我一錢三分未能捨之
甲云為數不多亦可勾銷矣乙云既如此明日騙他來大發一場
何如遂寂然心竊疑之明早視岸上乃兩小棺也因停舟俟之未

後見一婦踉蹌而來痛哭云昨晚夢兒故再來一看耳始知小兒之死皆討債者也

忠肅夢兆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岫年偕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頷吏曰持文冊來既至閱畢謂容曰汝中式矣示以冊面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閱卷中批語並無清晰字樣及主司刻試錄進呈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竟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後詢其祖時年已及耄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曩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

祖治之幾瀕于死吾力為解勸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意為神明所鑒貽福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真也容字介臣中丁丑進士尚在重慶食報未有艾也俞叔音言

淫惡之報

嘉興東門外魏塘之北大戶王心漢家頗豐裕其父子恃財漁色多矣有王喜娘者出入于心漢家妖冶而喜飲心漢父子咸私之康熙三十一年心漢與布舖中南京研匠牽合以十五金包宿王喜娘半月而扣其五金遂引至匠處不意研匠甚多此金乃朋湊之物及至雲雨則衆匠皆集輪流毒戮此婦不能當終數日血崩不止歸即殞命臨死曰我要到王心漢家去未及一年里中賽社演戲心漢率其妻女往觀有長者王巨伯見王喜娘隨心漢之女

不離左右心駭且惡之以為白日見鬼必死矣未幾其女與隣人沈裁衣通沈復引其友許進者與女通遂約其女裝貧夜遁至湖州適值雨阻停舟城外者數夕三人共枕嬉笑徹夜捕役疑而詰之倉皇失措捉獲到官而嘉興彙緝者亦至遂解至嘉興縣觀者擁至于餘人咸曰此心漢父子好淫之報也邑令重懲沈許拐帶之罪令家屬領女回家其母責女曰汝平日幽閒貞靜何為作此敗門之事女曰自去年以來時見王喜娘來此說親我云我已許人何可改也王喜娘云我為汝擇婿甚佳必愜汝意當晚引一人至我即昏然為其所汗不一月又引一人至我皆情不能自主也上船之夜亦王喜娘為我裝飾穿衣強拉上船云我送汝為新婦我實憤憤及醒怡則已在舟中矣心漢始知王喜娘淫毒之報也

遂家告原夫給田二十畝嫁之其夫亦貧且察其實非淫女遂借仇儷焉

致死顯報

石門縣吳越勸場地名天荒蕩石田數千畝向屬合縣權歸自范撫軍諱承謨題調之後有力者佃種三年後升糧好民佃者耕三年輒棄去別佃終無報升者以此獲利但地高無水不宜五穀每歲太湖居民種瓜蔬之類而西瓜獨美遂為土產邑令以貢上司有架閣庫書孫子振者積蠹也亦佃數十畝募人種瓜有隣家王姓小兒嘗嚼其瓜佃戶以告孫孫命毆之後小兒復來佃戶毆之幾斃地方不服群闕孫宅碎其門戶什器孫即告王姓于官杖之枷之又勒令叩首賠償王飲恨而死未及一月孫午後入城路過

其人揖問曰孫相公何往孫悟其已死隨即遜謝王曰我子食汝佃戶瓜已受重毆衆怒相犯何懲我太毒耶我已訴冥司茲來索命耳孫惶遽至家即見此人同入晝夜喃喃若兩人相語時復自掌其頰三日嘔血死此康熙二十八年事宋稚圭言

文昌示罰

康熙癸酉年嘉興學文昌閣顏圯司鐸募金修葺命四生董其事有一張姓者文譽頗盛亦與焉私以修閣料植家用是秋嘉邑有金于白者館于吳門中秋之夕夢迎浙江天榜有一朱衣者薰入文昌殿前于白亦隨入見一一唱名至第後十幾名張某帝君拊案曰此子不當中式擇下科應中者換之朱衣曰此子應中且榜已定奈何帝君曰即如嘉興儒學修文昌閣此子侵用料物以修

私舍即大不敬矣竟易之子白歸猶未放榜特往覘張友則三場甚得意且說有神助自詡高第榜出竟不中至今困青衿中吳靜

菴言

不淫之報

乙亥冬福府生員林濤少年美貌因下鄉向庄佃取租宿于其家偶出閒步歸見案上有蘭花一枝不知所從來明日見小女子出窺因問之曰我昨出外書案中花枝從何來也小女笑曰此吾姊所贈者因問汝姊年幾何何故贈花小女曰吾姊年十六昨見相公風姿秀美思欲一會先以此奉贈林曰可一見乎小女曰我試往問之未幾出曰可于東廂相候傍晚果有女媯然而至林一見銷魂因共談諧約以明日父兄入城晚夕可從屋後繞入內房即

其寢室當焚香瀹茗以待林如期而往則陋室精潔香味氤氳共
至榻前各叙心曲正欲成兩姓之好女亦不拒林忽念曰我已有
妻彼尚未嫁一時亂之有傷陰德明歲科場豈可望乎一念轉移
如水雪既體即婉辭而出連夜入城自此足跡不至女亦無由寄
訊一病幾死林聞之亦不顧也丙子遂授鄉書人以為不淫之報
云

救魚之報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有饒州商人過鄱湖見網戶得一大魚重百
餘斤漁人索銀五錢如數買之投之湖中至七月此商同三人挾
貨歸夜過鄱湖遇盜入其舟移至蘆葦中劫其資將殺之矣忽一
魚跳入其舟潑刺不已舟後覆盜方驚異傾側間適捕盜船過欲

求火炊飯見蘆中一舟喧闐遂往就取火見之遂獲盜三人商得
不死魚亦躍入江中商人因憶救魚之事以為報德云吳式平言

沈六飛復生

杭州沈六飛于康熙廿七年傷寒病篤覺魂從帳縫中出落地遂
行地中昏暗者數里少刻微明見水土皆黃色俄見一大衙門有
人引入而主者不在命沈西廂坐少定見室中蒸飯顆白如雪沈
方饑甚欲舉盃取食忽一人掣其肘視之乃已故盟伯也曰汝食
此則不能歸矣沈知其已死因問此何處曰鄞都也沈痛哭求救
其盟伯曰我以生平無過且善二王書法冥中命我寫法華經一
千部圓滿之後得生人間為狀元矣沈再四懇之盟伯因引見祖
師祖師者乃一老僧眼皮垂目二人同懇不已祖師因以手揭起

眼皮視之曰汝等哀切如此我一見又發慈悲矣因命侍者往王處求釋得免即有吏領出至一閨問有文書否曰無之守閨者曰既已放回若復回取文書則房舍壞矣我有空頭文書為汝填之即舉筆落墨皆成金字將出閨遇其故叔曰汝得歸耶可語汝媻早辦後事三日來此矣歸時似非前路為引者一推而甦病良已問三媻無恙乎家人曰近小恙寒熱耳沈以叔言私語之三日其媻果卒吳甸洪言

自知前生

臨平老儒鍾俊友言其友趙姓者家頗豐裕年四十許與親友數人同在園中聚飲酒酣趙偶登假山失足跌下頃刻而斃是夕鄰村相距二十餘里錢姓者產一子生而不啼稍長不教其讀書頗

能默記逮九歲其父乃庠友試畢歸家錄試藝置案上出探友歸見其文已經批點如老生宿儒之筆駭問家人並無人至因戲詰其子曰豈汝為之耶子忽笑曰此我筆也父因大喜詰其何以不言子曰我臨平趙某也因酒後跌死不意是日即生于此初出胞時自見身體手足微小柔弱心雖了了口不能言逮長因自悔失足且念妻子言恐見怪故爾然然父喜其夙慧因自督課十六歲遊庠而其前生妻子尚無恙也錢子欲証前因挈舟往訪其子出迎竟成賓主適見其匆遽詢其故曰先父有舊欠一宗欲往取討而年來覓文契不得故心緒少寧耳錢子嘆曰試往書架某書第後本內覓之趙子如其言果得前契因大驚異錢亦不告其故而別後俊友偶過其村路過錢子錢子如舊相識拉俊友至家告其

二世因果且說其死生俄頃世俗所謂見冥司受輪迴者似又不
足據矣潮鳴寺僧梅雪蓋俊友之親舊故鑿鑿可據也

刁佃賴租之報

康熙三十四年浙西大水嘉屬幸不成災高御車屏易遷每每大
熟而各邑佃戶以水藉口無論高下每畝止吐二三斗而佃主因
不成災無有蠲減嘉善有一佃戶素號強梗佃其宦四二十餘畝
畝收二石五六斗僅完租五六石餘米六十餘石載至嘉郡糶銀
四十餘兩得意之極命其子看船身入城探親其子止十三歲在
船獨坐偶見一人携一新騷鼠帽入船謂其子曰汝父為汝買一
新帽夾我至船付汝一看汝若中意即為裝纓帶來汝父又要買
紬布數疋問汝取糶米銀去用其子大喜即以原銀授之頃之父

來子向之索帽父茫然不知詢知其故知為拐子騙去持槩向子
一擊破顛立斃不唯失所賴之租米又失其子

雷擊惡婦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蘄州養育巷有母子二人子十餘歲
午間風雨晦冥雷繞其門子懼入母懷中雷就母懷中提出擊之
母亦驚死次日復甦言今春有一育嬰堂乳母抱嬰至堂照驗領
米三斗歸途遇雨借我家坐雨久不止我因給之曰雨大如此挈
米携子難以行走何不先抱兒歸米雷我處後來取之彼依言而
去令其夫來取米我抵賴其夫歸其婦自來我終賴不與婦因
無據不得已哭去夫又痛挾其婦婦是夕縊死夫抱兒還堂中高
欲告我亦以無據而止今吾母子遭此宜也即口吐綠水至晚命

絕蓋胆破矣

好友變蛇

康熙三十年間嘉興梅里有甲乙二人相好至厚甲被訟累下獄乙極力救之為甲行賄料理得脫既出甲知所費太多乃乙漏卮中飽不覺懷恨思欲報之而無由每曰我死必變毒蛇噬殺之未幾甲憤恚成病飲食不進胸腹脹滿按之蠕動盤旋宛然蛇形臨欲死矣或有謂乙曰汝與甲素厚乃以財交不明懷恨至死今其腹蛇形已成子其危哉乙頗悔懼託人請諸甲願悉吐所侵設席陪禮甲初不許乙復登堂候病因自引責衆人從中勸慰乃請甲扶病而出乙捧卮為壽且以侵物所置田產一一還之在坐共皆諧笑以釋之甲遂意解一杯甫畢忽大吐赤蛇自口躍出徑奔乙

前衆共殺之甲病若失錢爾載為其甥吳友昆言之釋氏謂心懷
嗔毒者命終之後必為毒蛇觀此信然矣

滅蠶之報

康熙乙亥年間桐鄉東門外官莊村曹君升育蠶三十筐因其年
葉貴私念看蠶未必厚獲不如賣葉得利竟盡將蠶傾在三間廳
屋內而賣其葉蠶饑滿屋散走求食升復將蠶撥作一堆用窰灰
鋪壓其上蠶又從灰內走出升怒又加草柴其上而燒之火延及
屋升家盡燬而隣居無恙五月間升往種田已刻西北黑雲陡起
雷聲轟轟升仰嘆曰雷豈欲打殺人耶然心竊惶窘欲歸家避之
忽然霹靂一聲將升擊死種田者迴顧見升跪泥中身如黑炭因
共詫為滅蠶之報張漢臣言

僧侵觀施之報

石相相界地方有一唐菴菴僧志廣年七十餘頗守清規經載無所不能與北關門裝佛匠王建臣往來甚厚丙子秋僧染病危篤狂言謔語備極苦惱半月餘而死時建臣在湖州裝佛夜夢志廣一傘一包竟入內房驚覺心中甚疑不數日家信來知妻產一女適夢之夕也建臣次日歸家道過唐菴探志廣則果于得夢之日死矣到家所生女啼哭不止建臣抱女謂之曰汝唐庵師太志廣也出家一世不投男胎到我家作女何也女諦聽久之忽復啼及不乳而死是夜復夢僧曰我在生騙人經錢不為禮誦所積五十餘金極錯因果汝又領徒來偷去我念恨得病命終時受諸苦惱因與汝利與不同故來看汝我自往汝徒家索債去也其徒在候

潮門外建試往探之果生一子建臣亦不言其故建彌月火烘布衲蓐中火起其徒家焚盡又延燒一二十家小兒亦燒死其徒到官復受枷責臣又夢僧曰我恨已洩還要江西託生受報去也建臣為張漢臣道其果報之詳如此

打齋飯僧投胎二則

康熙二十年杭潮為寺禪堂打飯僧明祚俗姓莊紹興人打飯二十餘年幾六旬矣三年前忽與僧眾言曰我在杭城日久見人家婦女最為安樂非若男子勞心勞力經營苦惱我死後得為杭城女子吾願足矣一日偶過一南貨店張姓之家見其婦女飲食嬉笑心竊慕之莊得病半月而死張家侵晨啟門忽見此僧徑入內室驚喚隨入此僧不見已生一女後歲餘其父抱至潮鳴寺四

顧湧躍如熟遊者每日必飲一至否則啼哭不止但啼時人撫之曰明祿師父不要哭即止三歲而亡
紹興有朱姓者善結蒲團言其姑夫乃打飯僧轉世也紹興天衣寺有僧不能誦經止司挑飯担自五更起身以及在回口中念佛不絕但每至姑夫之家見其父飲饌豐美即連稱好喫好喫不止如是年餘姑夫尚未生也一日午飯時其父方食忽見此僧挑担來家徑入廳堂注視食案稱好喫好喫隨進內房其父輟食入覓之家人俱不見而其姑夫已生矣往詢其僧即以是日午時死焉後其姑夫長為青衿但嗜飲食身體肥膈人共笑為饑僧後身云此順治年間事也

謀財殺父

蕭山有一人販洋歸挾二百餘金將至家未及數里值晚遇大雨止人家簷下避之雨不止主人出此人求借宿許之客入問主姓名曰張子畏也主人父子代客携囊見其重因私計醉之縛而投之錢塘江屍隨潮不知所往遂取其銀營運三年家稍豐裕無人知者後其子至前投屍處渡江偶有同舟者詢其姓名曰我張子畏之子也言未畢忽此子發狂瞋目大罵曰汝謀財謀命我必殺汝報仇舟人大駭亟推此子上岸徑奔至家對父大罵作欲殺之狀父驚遽入室持厨刀將殺其子忽為子所奪連揮數刀父即殞命鄰里執送蕭山縣此子猶作死鬼言聲聲執命且證床下尚埋銀百兩驗之果得縣令錄其口詞置之獄中明日提出嚴審此子已醒昨事不知也因斃杖下父子俱死人稱快焉此康熙三十二

年事相士胡介山言

屠戶自宰

康熙三十五年蕭山屠戶張某善宰牲日必宰猪羊十數以此獲利性復兇暴六月間門首乘涼頭上偶養以屠刀刮之忽風吹墜檐木一擊而首落亦胡介山親見者

屠牛之報

杭州菜市橋張屠善宰牛號小庖下康熙三十七年年六十歲始釋業棄屠刀水中三十八年閏七月約伴往雲臺山進香比至山下忽覺心驚股慄不能行遂坐橋上令同伴先上山既而同行者在前途久候不至恐其病因返視之則見張屠方據地作牛鳴而野中群牛數十聚而且觸之急共掖行里餘甫人飯店仆地死群

醇金募助棺殮焉湖鳴寺僧三畝言三畝在其家誦經者也

牛報

康熙三十年間杭州白蓮寺巷口羅磨坊鄭姓家畜一牛力作十餘年矣牛老而病鄭心憐之竊念此牛死當為掩埋不數日有牛屠見之許以二金鄭遂忘前念賣與忽一夕夢此牛來作人語曰汝既許見埋復貪利屠我我今來索命遲嗚其背夫痛驚覺明日背生一瘰漸大成發背不一月爛見臟腑而斃

前生為猪

金文通公為通剡道時有一旂牌官自言三世為猪最苦宰殺之後每經庖人割剝輒痛楚如生時後乞冥司變身為騾嘗馱一客負囊數百金遇響馬追之自念客若被劫吾罪更重因奮力過河

得脫而驟竟溺死見冥官云由汝一念不但得人身且有小前程也奎公綠野堂特為人道之

自知三生

有士曾為百夫長自知三生事過維揚興教寺語寺僧曰某一生為馬一生為蛇一生為猪馬畏跌蛇畏六月蒸暑猪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栖魂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魂從其多者而往悵惶四顧吾魂或浮游刀砧上或浮游湯火中或浮游盤器側或浮游口鼻旁凡我肉處無不到戀戀不已只待肉盡我魂方釋又歸來附案下待屠兒肉一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茫然無向言畢士猶淚下如雨許蒼文放生文述其事

史立庵

古來名人多從高僧出世如房次律為智永後身蘇子瞻為五戒後身李彌遜為遜道者後身王梅谿自記為嚴闍黎託生嚴即其祖母舅也近鄞縣史立庵名大成其父好善與老衲號大成者往來甚善婦臨產見大成持鉢入室跡之不見至寺問之化矣立庵生遂以名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一生持齋

舟子還金

長洲縣治東有張麻子者為舟子甯姓篙師歷有年矣麻子家貧而鰥十年前偶如廁見一人倉皇出遺一囊啟視之乃白金數兩也急追之其人已入縣應比較探前銀則烏有矣號眾訴邑宰云今日鬻一女得銀數兩不意行急失去令詫其妾將加責麻子亟擊銀至云某銀宛然在也令問故其實以對深為嘉嘆出俸錢三

百文旌之一時傳為義事焉越歲麻子抱疴絕而復甦言頃攝至
冥府見有冕旒南向坐者傳諭張某有還金一事功甚大放回今
麻子年六十餘理懋矍鑠如故也康熙十八年事

自知前生

無錫功加左都督是子元妻妹初生即能言言前生乃一老僧因
果有錯再生為女幼即茹胎素及長誓不適人剃髮居無錫女庵
中為尼至今尚在

償貸救商之報

吳門陸采侯者愷爽有氣節順治年間某商主其家為置紬緞諸
貨畢束裝行采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囊萸山上而反載
月船頭耶商頷之乃移貨貯他寓為便行計明日携斗酒登治平

寺盡醉歸他寓忽失火數百金物盡為灰燼采侯驚嘆語商云若
貨未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強若雷火安能及竟竭蹶償其位商
且喜且感而別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居失火左右俱蕩然無
遺獨陸氏廬無恙未幾再火兩隣又蕩然陸氏仍無恙時左隣有
高墻已傾采侯兄弟正覆其下觀者痛兩人應為蓋粉並鋤出之
見墻獨傾右若一術然采侯兄弟戰慄危坐無纖毫傷也遠近傳
為積善之報許香谷先生言

殺婢之報

太倉小東門錢姓一友乃舊家子弟家頗饒裕嫗一婢而其妻甚
妬乘錢往蘇郡預置烙鐵熨斗中召婢責苦乘怒令兩僕婦燒其
底衣而烙其私處婢即暈絕不十日瘡爛三組錢歸以他病告亦

不能察也。次年值烙婢之日，其妻坐淨桶，忽覺陰處大痛，疑為毒虫所螫，視之無有也。痛漸不可忍，內中腫潰，膿血淋漓，百治不瘥。晝夜號呼，每夜見此婢被髮裸臂，牽挽詬罵，不得已，實告其故。追薦禳解，不釋。私處洞潰而死。又次年，錢生夜見妻如廁，未幾亦死。醫生王升谷言。

放生延壽獲嗣

京口周千秋在樞曹，月索長安米，米盡，糾結一簸揚落地，則群蟻聚撮之，無何，雞至，則蟲與蟻俱葬。雞口其夫人沈氏憐之，令奴子每將簸揚，先置簋箬于地，事訖，即聚蟲貯甕中，併貯糠糶于甕。為蟲之糧，滿則更貯別甕。初第，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為雞蟻所殺耳。乃至秋，皆羽化而去。初沈夫人消渴病甚，醫皆袖手，勢已待盡。

千秋因以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夭者？後病尋愈，且更生。令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蟲，其中更貯綿絮以溫之。然久亦餓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蟲則化為青蟲，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邑令子再世

武進士戴柎，康熙三十九年任楚中守備，駐臨武縣，有長隨陳忠，閩縣人也。其父母居縣治之側，時縣主幼子，歿亡，悲痛之甚。殮時，左臂用硃筆一點，背用縣印一顆，為記。冀其再來。陳忠適以殮日生紅記，宛然。縣主聞之，傷感憐愛，求為己子。時忠父母亦小康，又止一子，堅執不肯。後縣主去任，陳姓家亦衰落。父母歿後，忠遂飄零至楚，投戴君親，隨食糧，每以硃記示人。云十八歲後，印文始顯。

糊且怨父母不與縣主為子致有今日或謂之曰若可轉移造化
則汝前身不必死矣如汝命可富貴則在陳姓亦可富貴汝命合
貧賤即送縣主亦能貧賤也忠亦爽然因知輪迴託生之事果有
可信而其所以然之理終不可解耳

